

安

愚

齋

集

安愚齋集卷三

湘陰周錫謨

匡衡論

漢時匡衡經術與劉向並稱以予觀之衡直經之罪人耳惡得與向比較衡之進用由樂陵侯史高而高之進衡則惑長安令楊興之邪說以傾蕭望之也高外戚恩澤無他能其表裏中官無足怪獨惜衡經術士而爲刑人用耳元帝仁柔之主有可與爲善之資徒以宦者宏恭石顯譴忍牽掣昭宣之業遂衰衡居位最久竟帝時無一言及顯嗣皇更化顯去中書始以一劾謝天下終身依倚一朝反噬雖微王尊言豈能逃萬世之議哉士之立朝非必悻悻自持要在因時制變於國家有濟而身亦無所苟衡之經術爲國家耶昏祿內訌之禍當涕泣陳之以爲身耶雍渠同載不以爲耻

又可褰裳以就之耶且夫梟鸞不接翼而栖君子小人不並域而處衡於望之堪向類也顯則異類也東漢陽球之誅王甫曹節拔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令犬舐其汁乎惡閹猶惜其類況天下之士哉顯既耽望之獄堪向自知天下姍已召貢禹而貴之當是時禹不私舉主之恩元成衡不爲持祿之計直其獄於天子顯卽不斥孤立必懼忠臣直士之禍不若是烈也顧皆附顯使上無所取信故其毒益肆三人以是驟遷禹前死而元成衡相繼相矣大凡小人之逞讐恣整必有陰以爲利而噉成之者不可獨罪顯也向因詆顯見黜由顯誣之以朋黨夫向黨堪猛而衡黨顯其邪正必有能辨之者又衡爲相時王氏已有黃霧四塞之異言其事者前一王章後惟一向而已使向師衡故智箝口已久何敢言大臣所不敢言君子是以惡衡而躋向今之論者亦知惡衡而經術猶

與向並稱則亦過矣何則衡上疏明適庶閒定陶之寵以顯擁祐
太子故也正南北郊則韋元成貢禹前議而王商師丹等五十人
贊之者也敎成帝明妃匹慎威儀雖醢無疵亦經生家數豈有忠
肝披瀝法戒著明如向者哉至於此外尤多紕繆經者人之著龜
藥石也然卜必於所疑而治疾必於其受患之處六經之旨用非
不博吾取其足以決吾疑而去吾患者耳非夫疑與患之所在而
雜然陳之則無以異於芻狗初元日食地震之變所謂日月外暈
其賊在內向指謂恭顯是也衡乃敎帝推二南之化以厚風俗大
而無當適益其仁柔耳數陳便宜大率類此陳湯誅郅支還衡承
顯旨抑其功反謂月令掩骼埋櫕郅支首不當懸豈不令人失笑
乎經是而衡非適使天下迂經而賤士抑士自賤耳經何與焉然
而衡之故迂其說者則在蔽顯之姦以疑誤人主耳故曰經之罪

人也余觀漢經術士董賈而外無逾於向其言準古鑒今無不驗者卒以切直不用其用者則皆賊經以賊國家者也二百年來賊經之禍至張禹孔光極矣而衡亦豈得從末減也哉

莊子材不材之閒論

莊子之書言物之得終其天年者莫如不材惠子之櫟匠石之散木荆氏之楸栢桑皆以木喻獨山木篇鑒於鴈而悔其說則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閒嘗試論之材者天之所靳於物者也故物莫能競焉果材矣成之且不暇乃猶美於木之不材而取其半何歟草木物類之至繁者也然而名花芳卉嘉樹珍果不常有也常有者必其有花而頑有卉而陋有榦而脆有實而苦天不期而生之地亦不期而有之天氣浮而地產薄則往往爲嚴霜勁風之所摧山瘴蠱蝟獷藤之所殞不摧且殞則薙於農薪於樵芻於牧爨於

野燒足躪而手翦春鋸而秋伐皆是物也其又不幸爲毒爲刺爲蚊母爲草妖木怪則高者拔枿者絕其不材愈甚而夭其天年也亦倍速至如草之芝蘭花之姚魏樹之梓豫果之頻荔廣之於名園珍之於玉砌沃之以土膏時之以風日若貴人之屏障而深居道者之鍵關而服息也故往往而壽且夫年之大小未有不視其材之大小以爲齊者也翹楚之姿殊尤之品而能使人有以名其材則其生之成之用之之歲月皆得而有之況其大者乎而如所云不材者野老不必辨其名學士不能疏其物卽幸而生於天成於地見赦於人而其質死久矣何年之足云人之與草木同腐者何以異是雖然旣材矣而所以處材者又有道焉諸葛忠武云材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材孫登誡嵇叔夜云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材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之二者其處材之道乎雕琢以

求其澤烝矯以求其直括羽鏃礪以求其深若是者必資乎學一
表之景而有明晦一機之動而有見伏一陰陽寒暑之變而有成
毀若是者必資乎識故學以博其材之不足識以精其材之有餘
也不足者無以救夫其前有餘者無以善夫其後則材而失其所
以爲材失其所以爲材必並失其所以爲年故華可萎芳可奪榦
可折實可隕蟬蛸朝菌爲時訕笑者比比也不足者有以救夫其
前有餘者有以善夫其後文不靡顏質不隱曜密不促節疏不漫
理瑞於芝蘭貴於姚魏堅於梓豫甘於頻荔任夫尋芳摘豔窮高
吸精之徒取足而後去進不尸其功而退無所膠於迹其託諸天
下後世者無窮而其自致於造物者甚具也何但年哉君子之所
以自處者蓋如此且天下安得所謂材不材之一物而吾處之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明夫理有兼資義無兩可也

如處夫其間則胡廣之中庸蘇味道之模稜殆所謂似之而非者乎是荃蕙與茅互化橘與枳遞變也而以此終其天年則豈不惑哉然此固莊子之自寓云爾彼挾其踳駁之學支離之識自知其材不足用於天下故曰櫟之無何有之鄉曰以無用爲用夫無何有之鄉果何鄉哉無用之用果何用哉其爲不材實甚獨能爲汪洋可喜之詞傳之至今而不廢嗟乎木雁二者受其不材而辭其不能鳴蓋自知審矣而老列之流亦何莫非是也與

陶桓公論

晉蘇峻之亂危而復安其功莫偉於陶桓公論者詆公赴難非急且屢示異於溫忠武偉其功而訾其節不知公惟不爲小諒之節而後能成反正之功所以然者國難方殷公之所處獨難故也夫君子將與人共事事之自我主者則欲我之推誠於人事之自人

主者亦望人之推誠於我如腹心手足至精相感而後其事立况
匡復大事乎公聞難時微忠武見微未必不赴既微之自彼其用
我者猶有懷情不盡之處始於烏合必卒於瓦解公在荆湘有時
譽而顧命不及是天予不知公也督師勤王之詔又不及是大臣
不知公也豈惟不知公其初割武昌一鎮以畀溫忠武則由庾亮
積猜之故忠武微公毛寶進說謂當待公不疑是其疑已有見於
外者夫以不相知之人積相疑之勢公於是時而舉荆湘之眾以
從之亮固畏偪而溫庾方睦能信公以赴難來乎抑尙有清君側
之舉乎觀他日石頭相見亮猶懼公討已先時之情事可知故是
役也不難於公之赴難而難於忠武之推誠藉忠武早以手書來
公之灑泣登舟豈待他日哉論者不知公所處之難而訾之過矣
既而忠武貸糧公怒求去聞義師迴指之言而止或以謂公懼討

其實不然自王敦死上游重鎮朝廷姑息不暇公卽去誰敢討討非公所懼直迫於義耳且其意不在去公諄讓忠武曰使君始云不憂無將士但得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何在嗟乎此其故豈不甚明哉蓋其時三吳水陸之眾雖集獨公宿將莫爲之下進則忌公之有其功而退則恃公以爲固公計謂趣之以戰將犯其所忌不如諷之以去而破其所恃彼懼失我非策畱我無辭而感憤慚沮我乃可以一鼓而用之矣此怒之甚於投机而勇之前於破釜者也人第見公成功之速烏知其犄角於萬難之交有若是乎袁本初以山東倡義而韓馥中悔劉太尉與段匹磾同盟討賊卒以相圖是知濟大事者不在苟同能異乃能同也始忠武之用公也以疑公亦以疑試之而後其約堅繼之用公也以緩公亦以緩激之而後其功速人知忠武之能用公不知公之善用忠武也

峻雖以逆犯順仰而攻之客主勞逸之勢不敵也公疏逃望輕向使無以一將士之心而輕身轉鬪是卞尚書桓內史之續耳於君何補於社稷何補乎故曰公不爲小諒之節而後能成反正之功桓元之難無異蘇峻劉裕之勳不過陶公裕終移晉祚而公之誠節至老彌篤此豈有所強而然歟梅陶稱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子謂劉裕固司馬德宗之曹操而溫忠武亦明成朝之孔明也陶謂公兼之者是矣史載公折翼化鶴事陳忠肅嘗論之謂由庾元規以筆札啖王隱與杜延業爲此以誣公足以刊史之謬故不具論卽討峻一節亦多失實如所載王愆期以利害動公此雖愚者能明之以公之智而猶待決於他人哉竊意亦王隱等所羈修史者失攷耳故取而論之以著公忠於社稷之實

衡郡校士錄序代

余試郡屬文童既竣乃訂定其文若干首將付諸梓客有謂予童子之試由縣而郡以遞進之於學使守但俯仰其閒耳而去取榮辱之權不在焉其得士與否非風氣之所視爲盛衰奚用矜重而標置之也予謂不然夫採風入告貢其名於天府者學使之事也隨時勸厲養其材以有成者守土之責也且余膺簡畀之重負師帥之望而值右文之日三雍教澤彌際寰宇衡南故名郡川嶽秀靈絃歌之聲比戶而相望余旣以時簡其秀良肄之以庠序董之以師儒而歲科期會又聚而試之則其一方風氣之所趨師友淵源之所漸其醕醕眞濫如懸鑑寫物無有遺者知之而不以告告之而不以實豈予之所以厚惠其人士者哉試卷之刻所由然也自明經變而爲帖括帖括變而爲策論至於八股去古遠矣而治教究未大遠於古者其言存也八股之文童蒙能習之及其至

非沉浸百家貫徹三極心體明而操履正有未易言工者而當其
盛時窮深造微之士不爲歟要以苟時好宗工哲匠指麾玷往
往摩剌其精氣光耀於寸毫尺楮閒嗚呼何其精也相沿既久取
之者不必皆明應之者不必皆實故有敝帚而享千金燕石而蒙
什襲其憔悴專壹者反爲時所譙呵夫取人以言非失也病在并
失其所以爲言豈非主風教者之責歟予之是編因諸生原本而
點定之膚者使切滯者使暢雜者使整俚者使雅雖格力風骨未
造其極要必語有心得學有根柢者始入集中而閒論其義法於
後蓋非徒志一時之遇又欲因而進之諸生果信余言不謬而睹
指知歸卽由此而漸入於古作者之室猶通津也不然吾恐北面
持駕而其去楚也逾遠矣爰取與客問答之語以爲諸生勗而序
其端

畢莘農詠史詩序

詩之有詠史也其源蓋出於樂府曹子建怨歌行以周公金縢事
儷曲而晉桓叔夏依聲按歌致使安石泣下孝武改容嗟乎何其
感人之婉且至也後人稍變其調爲古風則左太沖鮑明遠諸篇
最其善者然皆主於詠志猶阮嗣宗詠懷陳張諸公感遇之比非
自棄其言而言史之言也又如陶公之荆軻顏延年之五君王右
丞之夷門能使讀者邈然想見其人而忘其爲一事之陳跡然則
果可僅謂之詠史乎唐初去古未遠而如盧昇之李遐叔詠史詩
已不免散漫宋明以來隸事愈繁而萎弱愈甚正坐賦詩必此詩
耳且古人未嘗執題求詩也執題求詩而又泥於詠史之一體則
嫌於以其心靈日逐於枯朽糟粕之餘而反無以自揭其性情之
所止猶參禪家所謂不記已語反記吾語而於詩爲贅矣然吾獨

有取於畢君莘農之詩者何也蓋今世之爲詩者各手一編高自標置非粉澤於竿牘之投則寒溫兒女不能自休以其言語媚人之有泚固不如從事古歡者之有以自適其適也君自授書時卽不屑爲科舉之學終其身未嘗一試於有司惟不屑爲科舉之學故得備覽夫歲史之藏惟未嘗一試於有司故無所激發於榮辱悲喜之態而盡以其所得效之於詠史今叩其篋中已六七百篇而猶爲之不止背蘇子美在杜祁公館舍每夕索酒一斗公往窺之見方讀漢書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也君之是編比事屬辭皋牢千載蓋亦因寄所託以消磨其仕宦之胸已矣又多乎哉君吳之武進人從辟書吾楚將歸屬序其詩予雅重君不敢卻其請而並論古作者同異之旨以相質云

嚶鳴小草序

辛卯秋晤吾友鄢君畫村孫君雪幃於長沙旅邸既把酒言歡重
尋舊約因得其所訂嚶鳴小草而讀之循環雜誦手之不置畫村
因曰子甯爲我二人序之乎夫余之文豈足弁二君之詩哉亦聊
就所聞於二君者志之而已在余嘗以詩質於畫村畫村之論詩
有曰人之言詩門戶之偏見也而余則老生常談耳然嘗持是以
論次古人及詩道淺深升降之故卒有以得其不爽者詩騷所陳
不必如後人之刻意求工而至今稱頌不衰齊梁篇什繁富而白
香山一詞以概之曰嘲風雪弄花草豈非性情之異歟人生天地
閒如夢幻泡影不堪把玩惟此中真性情發於君父師友間極其
所至便是忠孝種子又非徒詩之謂也吾輩三數人幸得共數晨
夕便當勉之小之爲友朋贈答大之爲風教扶持詩道雖多端要
須先識此一義余聞而誌之後與雪幃論詩亦往往云然蓋二君

所見略同也憶余丁亥春始遊嶽麓以次得交畫村雪幃畫村年故
長而里居相去又數百里初非有閭巷微逐累世往來之歡一旦
傾蓋頓以夙心相許至於花晨月夕觴詠流行索句贈言殷殷懇
懇吾不知何以得此於兩人也別後雲山迢遞追感昔遊往往形
諸夢寐而雪幃以己丑春訪畫村於淶陽山中踰月始返又明年約
晤於會城中閒魚雁往來郵筒投遞句無不寄寄無不和故其篇
什獨多而其所爲詩者亦略可見焉今之率爾唱和者多矣然吾
觀其至性閒略不能有所激發而其所爲連篇累牘者又不過虛
名標榜之習周旋寒燠之情以此言詩吾不知其爲詩也今二君
之詩爲相憶爲慰諭而殷勤勸勉體製不齊寓意各別無非以達
其性情之寄託則以今者之編合諸向者之論不其然乎夫古道
如蘇季而後有河梁篇交情如元白而後有長慶集至少陵之於

太白或託之暮雲春樹或夢之闕塞楓林古人之詩斷不苟作而情之所鍾若合一轍吾益信斯編爲不謬也余以俗事羈滯不獲時從兩君子遊殊用黯然今讀斯篇不啻如學成連者聞海水汨沒倏然有移情之歎也今而後願日置之座右山空木落朗誦數周其照我於離羣索居中者當何如耶因書此以誌傾倒焉

周氏族譜序

同里周子青先生刻其族譜而屬余爲序余惟周之得姓自平王東遷後其子別居汝州以國爲氏蓋承累世忠厚之澤綿延至今故子姓最爲繁衍吾楚濂溪夫子以理學名儒弁冕宋世晚仕南昌因家焉其支裔或在道州或居南昌而余家世譜則自南昌遷長沙爲元公嫡派君去余家僅里許而所出同異未有明徵竊聞故老言家始遷祖自江右南徙行爲六支實與君祖爲同體兄弟

而族譜荒略弗紀其宗派考君家系亦出江右而獨無與某公同
遷之文且始遷年代則余家以洪武而君譜乃在至元延祐間豈
當時土著微有先後本同而未異歟抑年載世次有非流傳之舊
者歟昔蘇老泉有云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者勢無如何也幸
而未至於塗人使無至忽忘焉可也余嘗服膺以爲名言今夫由一
本之恩而推之至於上治下治旁治則止矣然先王必類之以族
齒之以昭穆別之以五世親盡之小宗而統之以百世不遷之大
宗使知夫服屬之止於五者勢之有所限而宗盟之篤於遠者情
之無可異也是故其教立而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今之譜牒猶有
古遺意而或相沿旣久浸淫漫滅至有身爲子孫而不知其祖父
之遷徙卒葬者又况派遠支分別居散處鄉井屢易陵谷變遷其
視若塗人宜已以余與先生義同族屬而已不能合爲一譜則夫

一家之中幸未至於荒遠無稽而尊卑昭穆之劃然可紀者顧安可不預爲之所而聽其遷流以馴至於荒遠無稽耶子青先生治家雍穆而其族長若某某者皆以愷讓化其宗人爲吾鄉所欽慕其汲汲於族譜之修將以詔子孫而垂久遠是舉也度工鳩費踰年告竣數先生經理爲多故樂爲書之以見其篤本支而無使忽忘者意良厚也

湘陰任氏族譜序

任之得姓爲最古其初太皞之裔國於任因以爲氏考左氏傳已有諸任之稱其本支繁衍自三代時已然而先賢任不齊者受業闕里封當陽侯德之盛者後必大理固然也厥後宛人長孫以循吏顯於漢蜀人師聖師中以文章節義顯於宋任氏之裔多介居楚蜀間迄前明殿元公亨泰歷官禮部尚書時稱襄陽任氏則與

吾湘之任同祖皆宋時兵一公之祢孫也兵一公始居襄陽生子
太一太二太三公一支留襄故殿元公隸襄陽籍而太一公冢嗣
景春公遊湖湘閒愛九島六角之勝卜居於此至今四百六十年
子孫繩繩鱗次珠貫於是其裔孫尙達尙賢承凱承達德臻國學
生珩聚族謀曰吾家子姓日益繁而譜牒不具其不至視若塗人
如老泉氏所譏者幾何矣益因舊譜而續脩之俾後嗣有述也族
人僉曰唯唯舊譜者嘉靖年間某公之所著也乃簡諸子弟之賢
者分房採掇齊鉛槧而將事焉旣成名曰任氏續修族譜屬序於
余余惟古人之繫氏也以宗法自別子以下繼祖繼禰廣其別於
小宗而統以百世不遷之大宗宗法行而上治旁治下治之道舉
於此矣迨宗法廢而士大夫輯爲家譜雖族之巨者皆可尋流溯
源以覈著於水木本源之義故譜者所以救宗法之敝亦敬宗收

族之權輿也顧愚者但知競於目前錐刀之末卽賢智之士亦或憚於始事之難因循既久支分派遠益漫漶不可識良深永歎今諸君子獨汲汲於族譜之修可不謂知所先務者歟進是編而觀之自嘉靖閒以上十幾世皆仍舊本未嘗意爲損益不敢誣其祖也嘉靖閒以下十幾世生聚益眾輯弼詳不敢遺其親也成名者雖微必書重國恩也但書生卒冢墓而不紀事實杜私請也其體例之嚴而持擇之慎又如此余生長同里代有姻婭其家風樸厚旣嘗目熟而心欽之茲特其敎家之一端耳然由此蒸然而動仁孝之思俾子弟進求夫修齊之學當陽侯之遺澤其何遠哉故序其端以答諸君子誣諉之意用以諭於來者云

送觀察梁冲泉先生遷廣東臬司序

乾隆戊戌湖南觀察梁公冲泉先生奉

命升授廣東按察使將行士民祖帳爭集鈴下其能爲歌詩者百餘人而錫溥與其末自度詹詹小言不足以揚盛美而又不可無一言而遂已也憶錫溥爲諸生時以文辱先生知每聞官吏藉藉謂先生不合時宜私竊疑之念錫溥一介下士先生進之門下引與鈞禮卽之色藹然以溫氣融然以和言終日未嘗不盡先生不傲下士獨傲羣吏以及其上乎心知非是而又不欲以請旣而聞先生嘗以地方大政數爭於上馭羣吏頗操切尤嚴義利之辨有以私意釀金者輒曰吾不能取諸民或以謂先生迂毋甯從屬吏求索而必於民乎先生曰是乃巧偷豪奪之尤去取諸民者一聞耳錫溥乃悟先生之不合時宜者殆以此也臬司刑名之總匯也嶺南三面環洋號稱盜藪比歲駢誅數十百人蓋如凶鴟毒鱷殲之不可不盡其類第營員偵緝非素有事復恇怯不前則往往掩

截被劫商民楚掠誣服通報成案脇文武員而關其口以爲飾過
微功之地其罪更浮於盜卽不盡然而使其時無持重之大府與
守正之法吏則不免苟焉以爲幻先生泣嚶伊始假有以嘗試者
能不爭之強而辨之力乎又其地明珠璣瑁文犀紫貝之利甲於
天下捲握之物敵十萬資先生潔已愛人必將傲然不屑跡旣近
於矯而餽贈常例一切不舉得毋以居富言貧訾先生先生其何
以解由是言之而他日之不合時宜當有百倍於楚者矣然先生
泣楚七載剔除弊額實惠在民法當最願僅得中考自謂無陟理
而卒膺

天子特達之知獲右遷以去彼上考者反不逮焉然則合時宜者
未必得不合時宜未卽失也君子之行期合於道而已合於道不
合於時無害也合於道又合於時吾甯必異趨不然將圖之從而

觚之破哉以先生道力之定卽不獲右遷固無所悔况又自有
聖明之知耶先生自是益信吾道也今之吏材非盡不如古正坐
驚於巧利上下雷同而美其名曰時宜使人不能爲異竊謂趨者
以時救者亦以時百夫裸袒一人肅衣冠於前雖羣嗤之而必有
不安於其心子弟之情竄置一嚴師則悚然知所忌惟其並此無
之乃可懼耳先生望旣重而位亦已漸尊其於救時差易故錫溥
今所以頌大君子之美而想望其治粵之風采者舉無過於是敬
書之爲鄉人士序其端焉

送廉使秦小峴先生還吳序

廉使無錫秦公奉

命涖楚之明年以疾乞解職大府強起之不可疏於 朝得

旨予告歸錫溥竊惟公以文學通材侍直 禁近三遷至湖南按

察使將大用卽甚疾卧閣而理自可繫人望而結主知顧毅然引退蓋公平日於學無所不貫而尤嚴於義利之辨義利之辨明故去就之幾決也雖然吏治之敝甚矣如公之賢而去則豈非民之所仰首竊歎而不容自己者乎始公以辛酉獻歲下車會米穀騰踊飢民乘閒掠村市公爲置首亂者於法請於大府力行荒政以甦其餘市價轉平當事顧而大嘻公獨謂湖南沃區而數有年穀順成之應商車運艘贍他境有餘顧蹙縮於其鄉土哉此由長吏委其民於左右吏胥之手訟積而不爲理盜至而不爲防重以舉錯非公徵令無節以至貧者日益貧而富者不能有其富顛踣死亡之不暇而何亂之不可爲今惟一切更始與民休息則亂源可塞孰與焦頭爛額以爲功哉又謂官以按察爲名所按州郡吏之賢不肖地方之利病與民所疾苦無不當察非是則爲不稱其職

蓋欲破上下雷同之習以肅吏治而求民隱聞者愧其言嗟乎錫
溥讀公文集見公在浙時所上撫軍兩書極言水師掩殺難民之
害至爲沉痛大府感之營政遂戢又見東甌閒民刻公禁革莊長
事批抉吏蠹呀然無敢出氣者其治效如此其著也獨治楚日淺
而公之所欲埽除更張者又非旦夕之可竟故卒不得其效以去
要其視民豈異哉而民於其閒有幸有不幸抑又何歟錫溥知公
久而相見最晚冬春一再謁則公已有歸田之賦臨別執手其色
若有不釋然者噫公豈有疑於其出處哉蓋猶惓惓於楚之人而
惜民氣之未盡復也然其言具存故因序公之行而著之

送衡永觀察史公柘溪入覲序

周官六計之弊皆冠以廉蓋六者或以德或以才而廉則才德所
由成也今才德之彥不必遠於古而廉或未盡焉者蓋有故焉士

由章布起家非素習豪侈而往往率於私昵致以一身一官殉妻
子姬媵十倍之役屏帷供張章身耀首之飾爭新鬪巧而不能有
以制之齋閣左右平頭之奴都那之豎更迭而環侍旁及賓親擎
箱挈履如鴉隊然閹人任事起居服食奴從之侈竿摩於主其典
上官謁者黠而坐大則與守令齒尊以予見夫一官之重常有此
數十百人之附著於門內而相倚爲盛衰非知而慎之其弊常相
踵也大小命吏皆以牧民朝廷拔之冗散之中坐之堂皇之上厚
其祿而優其體所以俾其高視遠聽同力而宣化豈爲養驕具哉
妻子之恩數無節日耗十家之產而不足門庭之壅闕不去而堂
上堂下之情浹旬累月而不得通其坐耗也必無以杜夫苟苴懷
挾之緣其不得通也又何所恃以制奸胥蠹役之命乎此生民休
戚之分非細故也故六計莫如廉而廉必自正其家始觀察史公

柘溪之涖衡南也自始下車至今所以嘉惠四郡州裕民造士興利除害而澄汰其吏治皆釐然有成效而錫溥從其重者言之其莫尚於廉乎監司固尊官非錢穀所轄而期會往來幕僚賓從延接之費又一切無異於常員故其廉獨難公惟廉故貧雖貧而亦無不足則錫溥久處幕下而竊能言其所以然公眷屬僅十餘人後房無綺黻之曳不營珍膳不市玩器非讌客家無舉杯勺者其用人自司閫典籤以至掃除廝養之役又不過十餘人擇司閫尤慎持賓刺則偃僂惕息唯謹雖士夫一介之使不若焉小有過輒斥卽斥無敢復請凡俗情所易溺者公皆無之故公之持廉以率羣下而惠此一方者家政修也公不受私謁而亦無所私謁於上去冬計典大府獨具公卓續首薦於朝人以此頌大府之知人而公足以光其所舉茲入覲有日由此上膺

宸眷而任旬宣屏翰之重者固意中事豈足爲公異哉我國家承平日久民物熾豐而不逞之徒或時孽牙其閒論者謂今之生齒百倍於前而邱陵墳壤地利殫盡是以民多失業予謂不然夫天生人豈其靳以資生之具而地亦豈有可盡之利哉毋亦有司節宣之道有未至耳天下之利不在官則在民古者布帛貨貝皆謂之泉而官曰泉府取其通利萬物也涸於下必壅於上然則公之以廉儉爲表率者豈非愛利之本而可推諸無窮者哉公行矣他日官愈尊則其所及者愈大而其任亦愈重

天子之所期待公與民之所仰望而祝禱者將倍甚於爲監司時昔韓昌黎因石處士以達於節帥烏公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昧於諂言以能有成功保

天子之寵命錫溥於公之行也亦以是言爲贈

馮虛齋先生友古堂詩序

自漢州郡僚佐得自署置至隋始罷辟署然唐時幕職參謀書記
主管機宜文字等皆自奏署爲參佐官其名通於天子其所職司
猶吏也惟漢河南守吳公辟賈生門下不署曹則若今幕職處賓
友之地當時於謔爲至隆馮虛齋先生浙人館游於蜀有詩數卷
其孫抑齋攜之朔方予之來此抑齋爲郡從事得讀其詩自唐詩
入君子美之於嚴武東野之於鄭餘慶義山之於令狐楚皆依倚
於其幕以老而予美之詩入蜀而益奇讀先生之詩考其幕游之
跡亦莫盛於蜀友古之名其不以此乎資經世之蘊負發山川之
靈祕牢籠物態鏤刻人情宜有異矣

送孫石溪遷潛江教諭序

曩予爲諸生時偕仲弟湜甫肄業嶽麓始識君子時同舍百餘人

獨余與君抗顏爲古人之學以是頗爲流俗所咤其後醴陵鄔方
亭長沙周槐塘楊道園永綏胡樸園君邑人吳碧堂先後至數君
子者其爲經學古文詩辭皆先於余旣訂交余益以自信然獨與
君論學爲最早居數年數君子稍稍去君及余兄弟畱卒業竟入
載因緣科目廁名朝籍而官亦皆卑故余需次以前引疾以後時
時近就君善化學署切劘如昔時而其相從爲最久嗟乎自余游
歷燕趙河洛之郊晚官塞上所至交其俊人逸士未有好善守道
之篤如數君子者乃悟先時所得已盡一方之選而顧不自知今
幾時耳方亭碧堂槐塘皆以不遇死樸園試守閩令道園一爲學博
皆以事落職數君者亦何命之窮且遽也其學旣無以顯於前豈
能冀其必有聞於後而余與君猶爲之不厭此真柳子厚所謂病
癖者然侵尋於死生零落之感而衰亦甚矣則雖論學之早相從

之久顧可恃哉此予所以歎也今年春君以善化秩滿部推湖北
潛江教諭於官爲右遷然以垂老之年涉江漢之險希一瓊半席之
祿是亦不可以已乎余與君少而學乎古人非求慊於內則無以
勝外物而爲學之成君旣買田石溪播之於詩以紀以示菟裘之
志如此而猶不已豈詩與性情異歟抑買菜求益而有待於彼者
歟吾懼君之糝糠其學而余相從切劘以至今者皆贅也今於例
雖不得辭而隨時乞休固例所不禁惟奔走簿書之吏一入其中
進退維谷者澁甫是也故予晚年兄弟之樂反有不若朋友者君
浮沉冷署可止則止而余得以是言進者豈可謂非君之幸乎慎
毋以爲幸者復貽余悲序而要之使有省也

應封君七十雙壽序

昔田過之對齊宣謂士所以事君者皆以爲親夫義專於委贊而

孝移於作忠徒以爲親云爾哉不知人子於親雖其願必不可得之物咸思致之以爲親榮故壽考祈之於天富貴望之於君曾子所爲仕三釜而心樂與幸而得君之爵與祿以富貴其親而君子又必致美其顯揚之實禮稱泣官不敬非孝又謂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由此言之富貴固足以榮其親富貴而兼有令名之貽乃爲榮其親者之極則也子友未堂刺史筮仕且二十年而堂上巋然具慶今年八月爲封公及太宜人七十壽辰同官兄弟製屏以介而徵言於余夫余之文豈足爲其尊人重哉惟是余於未堂同事久旣敬其賢能而亦以知封公之教未堂舉江右孝廉不第乾隆丁未歲部挑一等試甘肅縣令手編仕宦絮要十卷馳一介示之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是書其龜鑑矣自是未堂治輒有聲其調皋蘭首邑及遷肅州牧時皆關塞出入孔道內而京邑直

省賓旅之往來外而鎮將屯兵番回酋長琛賚之輻輳絲枲枚密
幹吏掣肘而未堂整理裕如供張傳送一不累民民安其政大軍
之征廓爾喀也由湟中西行道絕幕入蜀行營廬帳鞢橐裹載之
物不可籌校未堂司其總局浹旬治辦軍以無譁蓋得於仕宦絜
要之訓爲多教匪跳梁未堂自請從戎公乃採古名將奇正方略
爲武備絜要一書使知視倣未堂再拜敬受從元戎出入馬步進
止遮截犄角皆有法而身率先士卒腰鞬橫稍馳騁巴荆密菁間
其殲獲之功反多於戰將勞績大著

天子爲賜翎以寵之會郴州牧缺遂補是職入 覲之曰
上命近臣給筆札俾陳勦撫善後事宜條對皆稱

旨人謂未堂之才兼資文武不知公有以教之也初未堂奉檄南
來郴人自以爲得父母未期化大行大府聞而識之曰是固能勝

望劇者何有於郴故未堂雖專大州常居省會任賢勞之役而余尤服其恪恭嚴訓烝烝養志以爲不可及未堂又言公少時能誦其尊大父孝廉某公著述各種爲文風格迢逸卒困於諸生雖循食餼年資列於明經而終以不見施用爲憾吁未堂之政非卽公之教與公卽及身登臚仕其所施設度無以異於教其子也則公之學豈爲未用於天下與公與宜人旣皆以子之貴獲推封如其官而未堂之賢名足以榮施於親此子所謂富貴而兼有令名之貽者也然公雅意邱壑宜人亦慕萊妻之逸白頭鴻案布素是耽而未堂惓惓晨昏安車迎養相屬於道公卻之曰若兄弟環侍我諸孫皆佳終日讀書行善事有何不樂而愚若之官舍爲若但勉爲好官無貽親憂足矣以是未堂望幃遙祝若有不能釋然者子謂韓退之叙歐陽詹云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

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夫未得之榮猶美之而況其享
備至之榮者乎子故舉未堂之循聲卓績爲兩尊人道之其必歡
然而晉一觴也是爲序

封公韓旭淳先生七十壽序

代

國家以制科取士士挾其所爲帖括以希一時之遇合其易者取
青紫如拾芥然亦有豐於文而嗇於遇其窮廬風雨麾斥萬彙皋
牢百態以隱寄其所託鬱積既久則往往有賢子以發其光而其
學亦因以大顯雖然君子之不欲晦者學耳學旣因子而顯又獲
及身而親見之其於學宜可以已然猶孜孜垂暮修純明潔白之
業以詔其後人雖躬踐富貴備享壽考而所樂有不存乎此此可
以觀人子養志之大也樂餘東老者湖南廉使韓君桂齡之封公
旭亭先生晚歲所自號也公以諸生老桂齡早貴獲推封如其官

嘉慶辛酉某奉

命視學湖南而桂舩亦以是年來爲岳常監司踰年陟臬司過從之暇備聞嚴教乃知取同道人東老雖貧樂有餘之語以自況也蓋其初未貴固貧既貴益貧而得公之所以爲樂者公貧於財而富於學考補瓢公歿後遺無中人產公偕恭人事母陳太恭人竭甘旨厚喪塋罄其資蓬門葦席意豁如也好著書甫壯輯稿爲三帙每歲三之得數十卷名曰聽鐘樓集尤豪於詩自前明王元美主盟吳下摩壘盛唐格調雖高實止具體其後赤麾各建惟吳梅村歌行善陳時事有長慶遺風焉公於長慶取白於宋取蘇櫟其菁華成一家言率爾之作皆有天趣以是自樂其貧云性耽山水所至名都奧區風磴雪瀑品題殆徧桂舩觀察高廉及陳臬粵東時皆奉二親行公視其政平則大喜自是不問吏事每風日清便

履不借策椰栗小奚資楮墨從有得則止而召其地文士相唱和
陟七星巖挹其高循扶胥黃木攬其深周訪南華五仙六榕諸勝
造其幽登尉佗臺過劉龔呼鸞故道弔其興廢以至珠宮煙嶠之
瑰麗浮蟠伏蜃颺風蜚雨之噴薄一寓於詩篇什由是遂多而山
水之樂亦畧具於此矣然公之與人不立畦畛而執節內固初以
諸生屢困省門改試京兆都中貴要聞其名欲致之門下終不肯
以文自媒說禮王聘公授世子經傾注甚至論文外未嘗干以私
桂齡先以高廉任內失察被議歸橐蕭然懼無以甯其親公曰是
乃所以甯親也於此見公學守之定又豈山水文字之樂所能概
歟公以宿儒爲學者所宗嘗從辟書主臯比今茲猶爲膠城書院
山長講授無虛日桂齡迎養不獲泣然曰某幸荷 國恩祿不薄
而使吾親以脩脯自給心惴惴焉其部下士民亦相顧竊歎謂使

君清節卓卓可謂得仁者之粟以養其親公乃卻之硯耕何自苦
是則然矣要豈知公者哉公學白蘇者也東坡自謂平生出處差
似樂天而有意其閒居二十年之樂然卒以不果又嘗作醉白堂
記謂韓忠獻任天下之重終身憂患之域有求爲樂天之樂而不
得者公蓋以忠獻望其子而以樂天自爲藏諸名山傳諸其人誠
未能以彼而易此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公諸子孝廉某旣
需次在籍兒孫環侍可以代桂舩之養桂舩亦惟以其事君者事
親可矣由此敷歷中外式煥遠猷使家長如今日之貧而公長如
今日之樂豈非養志之大者哉月之某日爲公七秩稱觴之辰朱
轡墨綬咸致頌禱以慰廉使之思屬余爲之擇言余惟公耄而好
學必有自壽之交擬金石而韻絲管豈暇尋聲啁哳中哉然從慕
尚之餘竊計公之樂當不外是亦以推廉使養志之美於無窮也

是爲序

懷麓李君七十壽序

懷麓先生以某年舉七秩之觴同人屬余一言以介余曰余於先生姻戚也知先生者宜莫如余請言其所以壽者始太尊人盤溪公憐其弟華林公沒無後卽以先生後之而置其產不取曰吾子承若祀不忍利若財也先生旣長有言爲人後者爲之子產宜歸先生先生曰予豈易先人初志哉卒無所言至今鄉鄰閒述李氏父子之讓財以爲法先生幼敏好學試童子有聲旣壯而兩尊人相繼沒經理喪葬盡志備物以是頗有假貸願念諸弟弱當從師授經不可勞以家事乃克已治生產積數載盡償前負而生業且益饒旋因食指多家人謀異居先生固不欲而格於羣議因集族屬均爲四恣所樂取而已受其餘他所創製未嘗隱一物以爲已

私其後雖別居常均苦樂通有無凡諸友愛皆類此蓋嘗論之昔夫子言仁者壽而又以孝弟爲仁之本夫孝弟豈真難能哉人惟私其身與其妻若子則財重而父母兄弟之念輕是故性漓於初而情役於物其神智耳目必且至昏極濁而不足以存其生生之理故吾以此二事爲先生孝弟之大者而有合於夫子仁壽之旨也先生雖棄科舉學而於六經五子之書研精不倦嘗謂古人立身行己之要無出於此安可一日束之不觀其教孫皆令兼資文行毋向聲而背實先生齒旣高而冢君亦屆五旬內外丁稚盈數十未嘗異財客至則諸子幼孫掖翁而出雁行鱗次占對溫雅先生亦自忘其老也此又先生之以孝友教家而樂其餘年者乎余自乙卯南歸後卽絕意纓紱自分華髮種種其何能爲而先生長余十四齡風貌反勝於余今春枉駕山中相與裏行纏穿革鞜上

先人丘壟所過危磴絕礪余爲悚慄而先生健步自若竊意其平日別有左元放華元化導引卻老之術叩之而殊無有也人生五福難得者壽而先生兼得康甯豈非以其仁歟至其平日排紛難廣施與諸懿行皆卓卓可述而余以爲此非稱壽之大者也是爲序

辨誣論書後

廉訪秦小峴先生爲前明中丞公作辨誣論以正楚志之誤廉訪之於中丞公裔孫也其知公自深於楚人又附王百穀先生所爲公本傳與郭文毅全楚奏議序於後以明其言之不私而公之誣乃白於二百載以後公神宗朝侍從臣敷歷封疆釐奸剔弊政績卓著其撫楚救荒奏議文毅實親見而序之所立如此竟以賊被劾是履伯夷晏嬰之潔而疑其有竊疾也願公有德於楚甚大不

桐鄉於楚反奉其讐而推崇之而入其疏於志幾於助之釅矣由此觀之謠詠之蔽明而紀載之失實可勝歎哉按本傳載沈鈇劾公事起於取贖鍰爲公費蓋前明時士大夫雅重通財位望通顯分甘貨潤遠近屬目而中葉以後疆事尤劇公秉鉞重臣不以時撫接文武開示恩信則一方之澤壅而不流豈天子付任公之意哉故以贖鍰爲不仰於大農而可以行其意竟兩載中邊境和輯則公調護之力居多小人巧乘其敝耳夫公者之疑於私與者之疑於取銖兩之疑於鈞石羨息之疑於庫藏猶以墨點繒雜粟於稗雖至明者不能一見決之是以其言易售嗟乎新息侯之於光武其君臣相與之分豈不深哉三夫構煽一朝爵絕薏苡珠犀果有絲豪之似否耶就使取貨交趾如讒者所云初非有關國計況以國計動人主乎此公所以不免城旦之辱也今卽鈇疏觀之其

險計某府應如千數某州縣如千數捕風係景不足深辨惟衡永
二府差票乃鈇近屬似非無據意公任內所行未及裁撤者耶官
所恃爲信者符印耳有符印乃有差票公解職矣果何券之操乎
印不能假諸人而票又非可尺素行也其所指殊謬至稱經過岳
常武昌等處假餽爲名皆有徵索此道聽塗說之見卽有之亦公
任內之隨時檄取者耳不然三曰京兆威不行一揅吏矧退休之
上官而能響應如此哉且又安得此胥徒數十輩蹴百城而輕干
里也然鈇不指任內劾公者何也交際者君子之常儀和衷者大
臣之盛節國雖示儉無老死不相往來之太古也劾公適所以自
敝惟一切指爲解任後之所盜取則斂釀之費盡出無名而驍鬻
之謀萬無可解杼不容以不投矣故曰以國計動人主巧之巧者
也愚又竊計是時下石者不獨一鈇考本傳云公先時黜墨吏一

人曰吾所黜宦而盜者也此其府怨之由乎黜一人則類是者懼不免又激而怒之是故目語肘接而成是獄知此可以斷公之誣矣鉄既暴著直聲於楚旋獲右遷嗚乎燭火方熾公且不能回太陽之光以與之爭又何怪楚志去取之謬乎然觀傳與序之所述則當時正人名宿敬公之德而悲其遇至今撫卷有生氣而獨未有以諗於楚人天之牖民固會有時耶故推原公用財之正被誘之由與鉄疏之險謾易見者附於廉訪辨誣之末使吾楚人知他口進請於廉訪以釐志乘而傳公是其必權輿於此抑更有爲吾楚幸者廉訪下車之初深心念祖必能做中丞公之治楚者以生楚人江漢之詩曰召公是似讀是篇可以知其志矣

郴州刺史應君未堂條陳剿匪事宜書後

子始與君偕令甘肅旣君遷肅州牧而予以內艱去職南歸越六

卷之三
載予主衡州蓮湖書院而君來牧吾郴相見太息語次乃知君以失察私玉案解肅州任從戎荆郢閒勞績

上聞

賜翎優異遂擢今職入 覲時

天子以君在軍中久

命軍機大臣咨問剿撫教匪事宜君條對皆稱

旨予既見君乃受而讀之竊歎其言有關於國家本計而非苟焉以談兵者教匪之亂初若么麼而勞師者至六七年其故何也蓋傳染日久則徒黨多教習於邪則不能以速化其行不由驛路而善走巴叢漢棧之險則不便於官軍之進止其嘯聚無定所而抄掠無常處則不能以指畫而必得之又所過之地燔廬舍殲老幼而俘其丁壯以爲前行撲之愈增掩之愈幻雖假息片時實從古

未有之猾賊也我

皇上不忍因此一方之民選將出師指授方略

諭旨有曰自古但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至哉

聖謨蓋雖賊首猶不外之於民況其爲賊聖謨者乎自是宥脅從
寬首告所生不翅數十萬人而賊不足平矣君在軍中知其如此
故先敬紀

聖訓之煌煌者而後書思以對夫賊氛未靖議者方欲增兵益餉
務窮根株以釋

九重宵旰之塵君獨謂賊不可以兵靖而欲寓無形之兵於民間
雖若可行而賊之稽誅不已久乎民之不安不愈甚乎竊嘗伏而
思之兵可以一用者也既爲賊故暴師數年則利害之故必有所
歸而積重之漸當有所反 國家休養生息百六十年禮樂政教

彌際寰宇楚蜀內地豈有從亂如此之多者哉蓋由賊首驅脅而
然而賊所蹂躪各邨塢亦卽官軍追剿截殺震驚繹騷之處民不
知爲官軍而以爲賊也則弱者奔竄强者無拒官軍亦不知爲民
而以爲賊也則斬艾之以倖首功其間道路回遠裨將四出甚至
逐賊不得而遷戮良善目爲匪黨巢覆卵破萬口吞聲雖閫帥之
節制有不必行而明允之士師有不能詰也蓋由兵與民分而民
與賊反不分其究也反使賊首藉以市德於民而招之入伍遂以
積其猖獗之勢且非獨於民不利也賊積久愈猾而官軍之中征調
至者非皆技精慣戰之人以不精之旅當狂狡之寇急之則彼致
其死緩之則逸而他出因循牽掣浹日累舍而不得休息而我之
兵疲矣軍中橐載輶裹之資雖例支國帑而所經澗谷險阨車輿
馬蹄風雨燥溼之不時丁夫運送守候之無期輾轉虛耗官不能

償而派之於民民又不能應而轉墊於官而官與民俱敝矣其於
國計皆非便也且君之欲寓兵於民而責成州縣者其說亦有自
焉漢時龔遂治渤海張綱治廣陵虞詡爲朝歌皆以其地守長討
撫劇賊稱美前史又順帝永和年間南蠻反朝廷議遣大將發四
州兵救之李固駁其不可七且謂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民
諺曰寇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尹就徵以兵付刺史張喬遂破寇虜
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乃保任張喬祝良爲其地牧
守而南蠻徼外皆平由是言之古者兵多用其土著之民而將半
出於循良之吏豈謂其時無鎗略長材而期門伏飛之非勁旅哉
蓋水火皆有益於人並處則相爭手足雖各異其用同體則均患
故將不外選兵不他索所以私之於一體而精臂指之用也今守
令雖不皆循良而近賊之區戶版凋零未有不思拊循者田野荒

頓未有不思報復者練本營之卒以捍賊教各鄉之丁壯以益兵
彼皆有室家妻子之戀未有不致死力者大吏復以時稽其勤能
第其上下功敘賞卹之等官競於功而兵民競於賞合異體之私
以成同體之公賊何所容乎如君所策令不必虞詔守不必龔遂
張綱牧不必張喬皆可勉而能之況又得其人其視用兵之效豈
可以道里計哉君又言州縣備賊者每處酌撥不過三萬兩歲省
鉅億可以節大農之虛糜糧員不設輓輸不用發騾僱夫之事以
次停止可以息閭閻之繇役還將於營實兵於邊馴鄉勇於田里
規條略具皆關本計當賊倡亂時民習於承平安燕猝然遇之束
手待盡非整軍爲武誠無以禦賊鋒之暴而繫望救者之心國威
旣宣民力亦絀而兵遂有偏重之漸善體國者知本末之不可強
齊使重常在民輕常在兵則民氣伸而賊不足以爲患譬之人身

有疾蓋乘元氣之虛以入善醫者強其本以敵末詳於調攝而略於攻治非不能攻也攻之無節而草木寒熱酷烈之性未有不反中於其身者也故但以爲救弊之始事而不敢屢試焉夫民猶元氣也賊猶疾疢也兵者以毒攻毒之藥石也當瞑眩之後而思調攝之方未有如寓兵之善者也自去年來川陝湖北告捷纍纍自是止徵調之兵而軍中舊卒亦間有裁撤惟勦撫事宜受成閫帥羣策羣力而冬奏愷焉此則用兵奇正變化之術不主故常
睿慮精詳有非臣下管蠡之所能億度者然以

聰明天衷之聖猶博採羣言以及於君雖古之懸韜設鐸有所不逮即安知君之所陳不有一二言足以備夫

宸展之省覽耶小臣之得此亦榮矣予養拙山中無所知識君之言未審有當於是事之機宜否特以兵民合一之理實 國家安

養之本圖故因讀君文並附以草茅之識測而謹書之於後

安愚齋集卷四

湘陰周錫溥半帆著

上汪方伯稼門先生書

甯夏水利同知員缺奉檄委錫溥兼署並札詢渠工利病各事宜足見閣下關情民瘼下採邇言德盛無喻錫溥雖愚瞽在職年久頗能悉其本末請得以書陳之甯夏古朔方地漢武逐白羊樓煩創置此郡開渠溉田以至於今所仰者河流一綫耳有河然後有渠有渠然後有田有田然後民得以生官吏得以治向無河渠之利則沙磧耳鹹澤耳民逐飛走而役屬賢屠耳與郡西北之阿蘭鄯東南之鄂爾多斯何以異哉中外藩籬相距無幾而此一州四縣獨比於內地者恃有此利也郡屬皆有渠而同知所轄惟夏朔平三邑所以然者靈中民自爲渠其利私夏朔平三邑同渠而灌

其利公辦之自民則民私其田辦之自令則令私其民故巡道總理而同知專辦其利病亦往往由此請言其制河水自青銅峽入甯朔縣界醴爲四大渠曰唐來曰漢延曰大清曰惠農唐渠長徑三百餘里漢惠次之清渠又次之河水始入之地曰渠口口隨河勢以爲翕張宜寬深使迎而不噉吞而不噎猶食自口入而後傳於胃腎脊尻也水入既暢而設閘壩卽古所謂水門而旁設退水閘以殺其始入之暴水小則閉自是始入正閘閘六空或三四空水小全啟水大不全啟猶門堂設扉而時其左右開闔也渠口之下正閘以上置防以約水之入曰迎水埝土音擺猶堤也亦曰內埝其偏近迎水之處而湍怒難制者則築壘以抗之曰外埝左氏傳云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故內埝之肅水若賓而外埝之捍水若寇受與不受之異也石工惟閘壩數處渠口至正閘疏濬工也

內外埤築作工也此近河要害之處工大而重正閘以下至稍計
平聲猶渠之經流鐘堡淤滯皆疏濬工補綴埤身皆築作工地勢

尾也
平衍工小而輕雖輕而多外此支渠數百經緯繡錯皆有旁閘有
埤則其地受水之民自爲不在官修之數雖然有戾於天有戾於
地有戾於政何謂戾於天河流迅洑無常有時水涸入閘若綆縻
不足資灌溉而民病夏秋暴漲漫口潰埤以及民田公私勞敝而
民又病是之謂戾於天何謂戾於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以溉爲
冀郡河衝沙而行隨挑隨壅久卽爲患又古有竹槌石甕木龍水
置等法所以固隄甯夏沙塞無土根空不可著其築埤也東稿案
萬寸寸結之甬土其中水濁沙浮以浮裹浮如綿然水盛侵鬱如
齮不固則漂去此之謂戾於地若夫戾於政者又有三焉查唐漢
渠徵草皆十二萬以上惠渠八萬七千餘束清渠二萬五千餘束

椿稱是皆計畝起科同知十月開徵後花戶赴渠運送轆轤不絕而監兌之書役浮收折收盡操其手外此又有本官供億費巡道同知家丁行查費巡道渠書差查費郡守差查費皆出於草束名曰收草實縱之賣草明春堵築草力大屈民不敢言堦之不固抑有由矣尼一歲清明日修渠起至立夏日止工一月竣四渠幾二萬人同知主修監督官十餘人排列各渠間前後正閘下則分段疏濬工重者簡習事生監督之曰工員輕者以其地渠長督之而官亦有分段者夏朔二令則視上官所至供張行廚廩其僉人同知自食其所徵折色錢仍分資委員非不贍也常例官與民均勞單騎減從卻蓋行視工段夫役多寡勤怠以定工員渠長賞罰而比來官之行查喜怒皆家丁主之牽率若傀儡名曰查夫實縱之賣夫官查一度則夫減一分割浮繳淺隨力苟完尼二春修旣畢擇

日開水於是有封水之例大渠稍遠而支渠稍亦有絕遠者不封則爲口民所遏稍不得至每大渠同知差役十數人支渠一二人或三四人若輩得票視猶已物羊很狼饕餮其咀吐名曰封水實縱之賣水錫溥嘗因稍民數訴行水至豐登豐盈等堡則應封之口皆已大開上潦而下渴偵其踪跡方嘯聚富室飲啖淋漓乃繫而榜之如此非一然其爪距四布究何所補尾三嗟乎渠之有政非以節宣天地之過不及哉藉是三者不受尾於吏廝之手草足於廩以之築作必固夫足於礮以之疏濬必深水足於灌以之樹藝必博尾於天尾於地者政足以濟之尾於政者天地無如何也錫溥治朔五載竊見每年春修後一轉臂間渠警礮至徵夫調草電掣騰馳老壯疲於邪許芻糧盡於版幹卽其幸而得水幸而有年破完補做得不償失況不得水之民耶然自渠千多故爲邑令

者果能出其身以捍百姓猶可隨宜補苴不然一役興又皆挾官

爲買賣具矣故政雖有專管非令所當謝也甯夏農田磽瘠春初

陂發皺面如霜開渠水澆一過名曰淌土音讀如倘田淌猶盪也謂澆

其陂潮也又風沙起則壓壟成潭歲收陂氣薄而沙少者畝可一

石陂重沙積苗穉而天豆釜不登而額賦以畝斗二升爲率耗羨

如例銀有地丁草有額征採買此外則皆渠賦百畝之家口食常

乏下戶春耕卽貸糞種腰鎌甫畢輒無斗儲是以家有逃丁國懸

逋賦前史言水利者如鄭白二渠芍陂鴻隙離堆六輔之利頌美

前古然皆土膏厚提閘堅難創易因有成無毀甯郡則穴天於荒

爭地於險滄沛於鹹撒波於磧用力多而成功少重以渠政不節

日朘月削一勺之水歲抵銷金之鍋是以他郡之渠害不敵利甯

郡之渠利不敵害然自漢以來民生於此官治於此而俗又有小

江南之目謂渠非利必且目瞋色變以爲妄言豈知空名爲累役
煩賦重有甚於甕敝而瓦裂者哉又乾隆四十五九等年大修渠
工借動帑項九萬餘兩攤渠戶還欵展限至今三停徵一查此項
實修之費不及三萬餘皆前官瓜分冒銷今事在十年前無憑爬
剔徵比累民考成累官此尤政之大蠹足動仁人君子惻然之感
錫溥一介末吏材駑質下素無以嗅咻於民唯是數年來疏濬築
作封浚表去聲甯夏土音謂封其水而酌量給之事宜旣嘗親與其勞而於家丁書役
弊端亦間有糾正竊謂同知一官獨有水利所隸書役之多亦專
爲渠而設如前所陳三弊之顯然者非盡不知民怨所叢亦非盡
無發覺但吏廝皆城社依倚而官或無廉明素望足以鎮壓其邪
心遂至上下相蒙以成百年不可治之痼疾主是事者獨有自清
其心耳心清則有以格於上下之交而堅明約束雖未卽廓清一

且其弊當爲之衰止惟進而教之幸甚

復廉使秦小峴先生書

日前續奉鈞函古道謙光溢於毫楮足徵山海之量至高極深有非一切所能名似者寄示蒼峴大前輩文稿晨夕奉爲典型閣下所著質厚峻絕具見家法至附記浙獄數則乃仁人之用心不當作文觀矣刑者不仁之具而執法者不仁之官也然前史所載如漢之于定國何比干輩皆以仁於法者仁其官自身以及子孫又皆榮盛而食其仁之報仁者何用法之明而已矣非能屈法縱舍之也習事之吏豈盡不明憐於欲則忍徇於物則枉耳仁者不然法必當乎其人之罪罪必稱乎其人之情惟其情罪之與法麗而不能庇之以求全則知情與罪兩有所疑者之必無死法也故可執法以生殺人然天下不稱其殺人之明而稱其生人之仁者從

所重也易噬嗑豐皆言治獄豐以明爲體噬嗑以明爲用也愚謂以明爲體者明在下州縣是也以明爲用者明在上內而廷平外而臬司是也然州縣於民親而情之最初者易辨其體明也順而易臬司去民遠而情之已變者難知其用明也逆而難閣下之平反浙獄非其逆而難者乎非今之明於吏事者所謂可已者乎故於此知閣下之仁也閣下以獻歲泣楚未踰月而長沙有搶掠之事時民乘飢延蔓閣下謂非頗示懲儆則無以已亂密飭守令誘致其渠魁而寘之重典情輕者黃之然後比戶無株連之苦旣而謀諸大府力行蠲貸法招商販平市價以甦貧民四境遂安此又閣下之仁於吾楚而錫溥亦與焉者也賈長沙之論積貯曰天下之大命路長君之論刑獄亦曰天下之大命然則民命所係有大於此者乎閣下之於刑獄有專責而於積貯爲兼司而仁皆有以

及於民爲之下者卽欲進而請益安所得稱於是者而陳之因又
讀所著按察司題名記與諭告郡州檄書而知閣下固以察吏爲
安民之本今日州縣之弊其積於隱曲深秘者旣牢不可破而民
又不敢以言是使閣下不得聞也竊以爲利弊相倚去其弊卽謂
之利故錫溥不言利言弊而終無以易夫積貲刑獄之說夫今日
之州縣非弊之始患在於因請析而言之則弊之在倉儲者二而
一弊之在自理者一而二何言乎倉儲之弊二而一也常平之設
所以備荒歛之民者散之民故民不能不買糴之官者糴之官故
上官不能不察其買之於民也例擇有粟之家以濟公糴先時官
民一體不勞而辦未幾變爲派買矣派買者官招股實上戶而觴
於聽事先注擬某某應買若干自五十石至三百石不等雖不至
者必勒領附卷納穀時率以兩石抵一石他費半之額溢折價亦

如之其時民富而重犯法故莫敢齟齬次變爲助買矣官招客派
買如故而穀價漸昂領買者反價於官而自獻橐金如其領之數
名曰助買門包以十之二爲率官則派屯戶商店以充買焉馴至
貧戶多而官之令不足信於富室雖召不至則助買又廢始有散
買之例矣散買者民田百畝以下不買過百畝皆買而校其田之
多寡以爲差名曰均苦樂然納穀時官之羨餘家丁倉書斗級之
分潤皆取於斛面而門印券票有規例以部價計之猶再倍有奇
富室足任之中人之產力不勝也永順每石折收五千七百文則
採買類此不得亦有照糧攤買者其法微有異同而辦理則皆由
與有漕處例觀戶書戶書傳會里甲版籍旣多高下其手至有串通影射如甲應
買使乙代領而狀具甲名踰限則逸乙而比甲雖百喙莫辨有鬻
田質宅以償者非有振刷廓清之力竊恐此法又不能行大抵買

於富室者力雖獨而實出於有餘買於散戶者力雖分而實出於不足總由作法於貪以致更張無漸屢變屢下其勢然也然且有買無貲者何也蓋當其盛時物力饒裕自徵令一切以至公幫私祝無一不取贏於民以其得之之易而不甚愛惜進則用餽獻博能名退則恣情聲色玩好以極其安富尊榮之奉未嘗知有國計也至新故相乘肌孔百出爲之後者假彌補爲名倖恩歛怨旣已利盡錐刀矣反更增飾虧缺以脅其上輾轉濡忍而卒無如何故常儲遂匱其有悃悞之員挈瓶不假而指駁之端不絕於司書盤查之檄時下於道府其源已涸猶欲絕之其基已虛猶欲傾之然則豈獨州縣之咎哉夫委員加結成例固然然使教令果嚴原可權宜濟事而向之大府以此爲散吏之美差向之本管又私爲濶己之常數甚至明知其虧惟恐其虧之或露明受其給而反諷其

結之不工上下相蒙始終一轍此愚所謂倉儲之弊二而一者也
曩者鄉民間有社倉與常平並行矣常平經徵索之浩繁則化爲
烏有社倉遵令長之不戢亦淪於子虛是以偶遇饑荒而萬難措
手長衡近事雖曰禍起亂民揆諸仁者之心由來亦可憫惻今之
州縣徒曰向時採買非吾事也向時侵蠹非吾罪也是則然矣然
而噎者不能廢食亡羊仍欲補牢請述舊聞以當殷鑒何言乎自
理之弊一而二也則一曰宿訟也楚俗固險健然其中良民固多
而案牘滋紛者不險健者以險健者累而險健者以官之宿訟成
之也湖南州縣自理詞訟批率半月始出嗣是有訴又互有控訴
行於官者有喚票有拘票有集人證票差有元差有改差有加差
實皆具文也因而有毆有搶報狀差票繁複重沓又皆具文也所
以然者批出內幕之手官盡諾耳票出門書之手官不省也幸而

訊有日矣則有投到錢有送案錢有掛牌錢有派班錢如是而胥役之欲未饜則以某某未到誑稟如是而閹人之欲未饜則以鄰證不備爲辭不知被訟者日聚數十人於市而食若填巨壑也廢三時半載之農功而身如坐芒刺也不幸官又他去則不得不歸甫及門而催差參戶矣家安得不破哉又如田土墳墓等訟偶獲一訊而官作歇後語曰候勘屆期元差奉勘符肩輿星列結鴉隊出兩造人夫除道治具郵聲雷動久之不至則驟驟陳狀請不至迫而攀其轅命駕輒不果行行則騎從雲鬩漿酒壺肉若又不得直其案至積年而不可解平時深居簡出其有因訟闖入門廡者笑起翔屏戶閒呼司閹曰若何爲者司閹旁睨趨出作北京鄙語詬元差則械一人至跪白曰若大健兒噪官訊若好歸也立命子杖而繫其人於班館喉間作恨恨聲而退非有以獻於司閹終不

釋卽釋不省其訟是以險健之徒欲破人之家以快其私忿者必假手於此也官之整齊民者聽斷耳聽斷廢則險健者何妨從旁而玩弄之一訟之卷觸手盈帙一訟之詞炫幻百端以此咎民指爲好訟不知水之壅而不決則必旁溢汎流而有懷襄之變木之獲而不剔則將連枝綴蔓而蔽寄生之窠拔本塞源斯爲善術若險健者譁張小智所謂鵠鵠之鳴以夜蟬蛸之出以陰豈能夾日而飛哉今安徽中丞荆公爲善化合時收狀之時一一訊其情實則無情者懷狀而出矣讞不踰時法不貸奸則傾險者求息接踵矣不半年閒訟獄衰息又聞長老言前邑令沈公剋期決訟猾吏姦民屏氣震懼而訟亦皆罷後令陳公鍾理劉公善謨繼踵有聲好訟之民可使無訟其已事也猶憶三十歲前賢明長吏所至訪問疾苦受辭郵舍數言而服從無文卷委積受成胥吏者蓋風氣

之變二紀於茲一由於輕信禮文坐待鈞金之聽一由於蔑棄禮典惡聞肺石之窮下至冗散代庖參僚借箸猥瑣之習抑又甚焉而吏治衰矣嗟乎嚮所謂有名美缺州縣所視爲谿壑者其連甍巨室旣皆化爲草宿黽游矣而中戶之僅完者亦少焉論者道及某官時事以爲訟其餌也險健者其媒也吏胥其孳繳畢弋也其言雖激殆亦實錄遂使缺敝民罷計風日甚豈不惜哉一曰諱盜也盜有竊有劫而後有捕捕之緝竊以方向以技之生熟而其緝劫也以津要一盜發則能推類鉤摘而制其死命故盜不畏民而畏捕雖然以嚴吏馭精捕則捕者民之耳目也以慢吏馭劣捕則捕者又盜之耳目也耳目改易其故處於是捕不足以病盜而反足以病民近日邨市小竊往往而有門索費而後入報狀書索費而後出票差索費而後行事主之家復具食而遣之未幾詰盜於

擄如景之係風未幾控捕於官如水之投石其贓重上聞者官必多方回護以脫捕人之罪名事主卒亦畏累而罷或值上檄嚴切捕不得已而縛賊以獻則又逸其魁桀秘其窩主瓜分其贓物而官之所訊詳者不過苟完之局事主之所給領者乃其吐棄之餘故諺曰虎口糧捕手贓言必不可得也平心論之如十家被竊緝其九而遺其一雖不能無失然已盡捕之職也卽等而下之緝其一而盡遺其九雖不可謂得然猶存捕之名也若其累千百而盜無一獲偶一獲而贓無半償則理之所必無者官豈竟受其罔哉玩視民瘼故也且竊者劫盜之嚆矢也湖南四達之衝其西南地接黔粵者苗疆綏輯盜蹤尙少惟瀏陽焦鷄嶺以東崇岡複巘尾屬江西而前連長沙善化湘陰東境諸山盜出之物以次傳撥邑中牛馬多盡於此其拳勇趨捷剽劫出入者往往葉牙其間洞庭

引湘帶岳北通江漢旁連沅澧如岳州嘉魚接界之羅山益陽平江湘陰接界之毛夾子口常德天星湖口之白沙魯步湘陰磊石以下岳州陂山以上每有非常之警緝劫匪者以此爲要 國家承平羣生載育所謂劫者非有馳簷走壁隱身飛遁之術特以負高阻險扞扼備禦之所不及而竊發於一時然山中之匪多郵民水面之劫皆漁艇其蹤跡易見其技亦易窮漢時嚴能之吏莫如趙京兆尹扶風其發摘奸盜豈盡自行哉張子高召賁偷長而諸偷畢致朱子元叔拭尙方禁而馮翊肅清皆精於用捕之效也故官嚴則捕精官慢則捕劣捕劣則貓鼠可以同蹲於臥榻捕精則虎狼可以立致於訟庭牧令不揣其本一遇報劫輒授意代書剔去強暴器械字樣刪減賊單短估價值使不滿貫而後受狀蓋爲規避處分起見不知州縣之例得處分者不盡以盜盜案之例有

嚴限者不必不獲也豫爲不獲之地以庇捕又量設末減之罪以誨盜愚實未見其可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一禽負矢百羣皆奔鳥有藉蟬葉以自蔽養癰疽以貽患者哉往者劫盜跳梁叢莽閒耳今則肆出於村墟乘人昏黑時耳今則公行於白晝至於穴牆牖篋無地無之非其甚者多不具報賊部酋豪騎從出入里中無敢忤視不獨官以爲諱卽民亦以爲諱諱盜果可爲長策乎民間之事無過訟盜舍此不理所理者何不聽其訟何不並卻其狀狀卻而訟有時釋不卻無時釋也然而官以施其疑鬼疑神之術非狀曷恃乎不治其盜何不並去其捕捕去而盜有時獲不去無時獲也然而官亦利其于囊橐之資於捕何誅焉此愚所謂自理之弊一而二也錫溥所見向來弊政有此三者而一言以斷之曰不仁州縣親民謂之父母父母望子之孝官望民之良而人不得議

其過者慈先之也不慈而望民良且重誚其不良是俱耳父母於子雖其至愚而極不肖必且憐而教其所不及有疾則必拊循而致醫藥未有忽然委去不顧者旣已不顧矣反更嗾其僕婢與里之惡少加以楚毒而冀其速死則必無是父母果其有之卽亦不能強顏以責其子之孝況爲民父母者哉今以所親之民而委之於左右委之於胥役捕快甚且委之於盜賊聚不仁之人以謀所親之民則是加以毒楚而冀其速死耳如此而責民良其可得耶且夫民之可恃者不忍不敢之心耳往聞薦紳士庶殉公之急如其私而惜官之去如失父母民閒小有鬪爭聞騶從聲則斂手而退今一切不然官之所至迎者必陽矯送者必吏卒民莫愛也傳呼方盛戲挺於前桔槔森嚴舞文於側民莫畏也而不忍不敢之心去於上矣鄉曲之中富者遴而寡恩雖子姓宗親有不恤貧者

憤而願外雖陷胸滅頂有不辭市塵之上黠者如蛛胃空結奸胥以招貨賂愚者似鹿走險狎匪人以倖機緣而不忍不敢之心亡於下矣無他漸靡使之然也夫彼見官之視民如秦視越之肥瘠而無所措意其所圖度又不免類於市阻村販之所爲既無所不忍於其心而又無所不敢於其事上有好者下必甚遂盡洩其忍心敢氣而不疑以彼三弊成此兩患不有仁人何以善其後誠竊慮之欣逢

皇上軫念民依無微不至懲貪黜墨吏治蒸蒸楚省上游潔己以率承奉陋習裁汰無餘是以州縣皆有起色獨民間瘠瘵如故豈上之仁有以及於州縣而州縣未有以及於民歟抑積弊已深有未易埽除而更張者歟夫長於奉上短於惠下此嚮者之弊之相因也今則操本治末鱗集仰流如是而果於剔弊其閭人必樸謹

而無權其胥徒必惕息而趨事其公廨必無積塵之席其班館必無株繫之民雖未卽召和陰陽還淳風俗而秋冬徵令必有爭勸樂輸者而錫溥未敢必焉錫溥家本儒素恆產百畝納賦常先自祖考以來不好與人構訟亦無應捕應緝之案上煩守宰縣署或累年不至本無所欲言者且陳詞於上何敢懷懷及私所以然者爲民請也天下大命無過積貯刑獄而凡有積貯刑獄之責之人則皆天下託命之人然上官所謂積貯州縣之倉儲也上官所謂刑獄州縣之自理也倉儲非歲終不會自理非重者不獻獻與會已不足信則凡屬得爲者何所不至非夫弊之旣破雖以上官一視同仁之公不能勝州縣積漸殺人之私今天下大命獨懸於州縣而已矣其唯救之以政乎閣下躬體至仁於上而求端吏治與爲更始由是訓之廉儉以正其趨立之程督以核其實時之董勸

以防其潰嚴之閹人胥役以殺其惡而閣下之德又自有其神明
變化之者雖非草野所及窺而他日得以與觀吏治之盛則兩大
命之維持不做者誰貽之也甘棠黍苗之美一歸於閣下錫溥故
敢竭其顛愚覲縷積害以備明聽之闕以資仁術之窮昔子產不
毀鄉校謂可察執政之賢否夫子稱其仁然至今日而遠引古義
錫溥亦何所恃則恃閣下之所以知錫溥者以知閣下而必深明
言者之無罪也幸垂鑒焉

再復廉使秦小峴先生書

日昨兩奉手書盛德謙光如仰如挹竝以所陳管見一若可與於
知言者竊以妄論利害正東坡所謂制科人習氣閣下不教督以
所不及而加之獎藉愈非所當寄示大著二本除莊長始末一本
俱經收入除莊長者盛德事也讀之可見吏治之壞而獨爲君子

者之難閱大著雖未一一卒業然如黃夏孫序之綿邈華烈婦傳之潔峭上浙撫兩書之清嚴所謂在在當有神物護持者也僧野蠶碎琴合傳叙次亦高簡中所述碎琴與袁簡齋牴牾事尤可傳殆亦閣下之微詞歟古所稱蛙聲紫色竊據壇坫然蛙聲猶聲也紫色猶色也自聖人不能以朱廢紫以鐘律廢蛙而朱有不常鮮鐘律有不常治則蛙紫亦相代爲用而聖人又不能凝悅朱者之目而駐知鐘律者之耳故其相從而靡宜也而爲此者必其有跡弛之才偏至之悟議論斬斬摧陷一時之力使人之視紫也豔於朱而其聽蛙也反清於鐘律如明季竟陵公安兩派程孟陽一派此真蛙紫耳虞山極詆鐘譚而其贈徐波詩云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波非學竟陵者歟孟陽熾靡極爲破體而瓜步江空秣陵天遠一語爲王新城所賞由是言之蛙紫之盛聲色之

衰而君子有時節取者以猶聲其聲而色其色也吳下詩壇梅村
堯峯以下風流繼踵近獨盛推簡齋俾主盟社簡齋粗能四六駢
體耳其所爲詩直是一李笠翁此則爲蛙紫者之所不屑而紛紛
標置殆類逐臭因閣下集中已有微言故推論之如此伏讀前書
以詩許孫司訓而於古文亦次及下走司訓詩格清適足當賞拔
至於下走文體靡弱祇增愧喟耳錫溥沈頓舉業者二十餘年旣
壯以後始學詩古文詞家貧不能聚書每從人借觀過後多不省
記而平生蹤跡宦遊外則傭書以食終日披接不離講章八股未
嘗得揮絃送目以適吟憺掃地焚香而專靜業也今年犬馬齒五
十有七雖非篤老而鬢鬚顚白已過其半體中舊有肺疾觸寒則
發藥物不去手百憂搖撼性根非故自分衰緒幾何何由收縮放
紛從古人馳騁也且夫古人者豈嘗有意爲如是之言哉風水相

泊而文成心手相習而法立故其造極之處後無來者譬之峯高
海冥百怪變現風雲之氣通依傍之路絕觀者恒精駭魄搔首青
蒼而已其强有力者則嘗鏘循崖之級擎藏壑之舟俯仰以求之
梯航具矣至不至有數焉有明一代北地信陽弇州厯下之豪於
詩而不能復古熙甫荆川遵巖之深於文而不能入家數子者學
非不贍爲之非不專且久也而猶有不至若以至嗇之學爲之並
其專且久而又不得焉如是而遂衰則何所恃以爲至之之具哉
錫溥自謂於此已矣辱閣下一言之重而又若不能自己於此夫
不能己者豈遂謂可至哉則亦隨所至以至之而已矣若其嫻效
一切以苟徇聲逐色者之好錫溥亦不爲也又前書云體氣欠佳
右臂甚疼頗難舉腕蓋暮景如此閣下年齒長於錫溥勤官而嗜
學公私裁答不以假人似非救敝之道鄙意謂宜畧昉晉黃門張

湛醫方損讀書減思慮早眠晚起以資頤養爲上也天氣早寒伏惟珍重

復廉使秦小峴書

尋書言爲古文者明之歸震川本朝之方望溪雖去韓歐有間而源流終正誠不易之論二家皆規撫介甫之潔於歐曾神韻間頗亦似之此所以可久也又謂言必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而後爲文之至並見立言之難而操筆者之非可苟焉已也錫溥所以樂讀閣下之文者亦以此耳陸宣公在德宗朝爲內相其言見諸行事皆有成效卒以裴延齡譏不竟其用而閣下尤偉其義利之辨於此足見閣下之心與其所爲講求實政謀國利民之要有與古人不謀而合者顧嘗論之天下不患有小人而患無君子君子者卽義之表而利之坊也人不能禁小人之不言利獨恃吾君子者

有以立之坊而已矣坊止水者也陰雨時至百川灌河坊雖高且深不能禁水之不漫而出也其不能漫者水無如何也甚而水之至多坊不能禦則有潰潰者漫漶不可收拾其不潰者人猶將恃之故坊堅雖潰而不潰水之爲害於人者有及有不及非卽坊之爲救哉利欲之說中於人心君子卽與言爲義之利與爲利之大利彼必不聽及夫情見勢屈亦必覲然而慚有所改悔故雖義之亡者七八不亡者猶二三獨不可激而甚之耳嗟乎一簣之障其障幾何而恃君子者不能不計及於此此亦不得已之極思也

附來書十月二日又拜書問所以稱許僕古文詞者甚至僕何敢當祇益慚怍古文自唐宋入家以後作者寥寥本朝諸公僕獨推望溪方氏望溪稱前明震川先生文言有序而不能有物震川位不顯所著多鄉里酬應之作故其文不能盡追古人而

其高處則議論確有據依根柢深厚不僅無支辭蔓語而已特
比之韓歐諸家則自有間蓋時代爲之不可強也望溪由介甫
以上規昌黎質實簡峭殊不易及而近人如簡齋者輒詆之以
爲本領薄弱此眞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簡齋才極高而不知
學惟才高故能號召羣徒負盛名於天下者數十年惟不知學
故離經畔道參言肆論雜然並見於其文而其詩尤乖風雅僕
嘗爲海甯吳槎客作拜經樓詩話序隱其名而指席之今簡齋
既死其焰亦漸熸矣僕前寄文稿僅十之五六有葉本皆在杭
州夫詩文小道必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而後爲文之至僕最
喜讀陸宣公奏議文字其論判度支裴延齡書深明言利之害
蓋治天下之道多術莫先乎義病天下之道亦多術莫先乎利
言義則義無不利言利則利必害義而必至大不利延齡不足

道乃有司度支者或素竊敬與之名而甘蹈延齡之實此尤可怪也僕愚以爲天下盜賊不足憂而水旱可憂國用不足不足憂而人才不足可憂嘗求之於世所謂人才者邈焉不可多得如足下屈於卑官又早謝去僕仕宦二十五年無所表暴今者年垂六十疾病日增心力已耗亦將乞身歸矣此書幸留之篋中勿以示人緣臂疾屬友代書諸惟裁謦不宣瀛載拜

與某書

余在蘭州以言事不合卽束裝行矣緣車軸壞而身亦抱寒疾故且遲之今年大府飭下各屬徵額以全完具報余先謁藩司蔣公痛陳朔方田瘠賦重之故與所見各堡百姓流亡顛踣賣兒鬻子情形蔣公顧謂代百姓游說合不當以此釣名而從臾制府厲威嚴限月終上簿然則余雖歸果能繫懸罄之民而償逋額耶抗辨

不能乞罷亦不許也朔方彌望沙磧四時皆寒自唐以迄前明已
有追逃攤差之害不堪其苦入本朝亦無全完者藩司蔣君昔曾
爲張按令非不深知之其每歲之欠額又非不自蹈之也然其令
張按時揭報一出都差使違例需索直聲大振天子以是嘉其能
十數年遂遷此職其來也上下憚其風采敬而遠之至今反事從
臾者何也

朝議大夫李公曉齋墓誌銘

乾隆六十年 贈朝議大夫李公曉齋先生偕其配姚恭人先後
卒於永綏廳訓導官舍公以捍苗功

恩綸稠疊獲晉今階蓋異數也明年苗平又明年公子鵬元等扶
輓歸籍將葬匍匐來請銘余與公同譜交最久未仕之前無歲不
見是年余以內艱解朔方任歸歸而聞公之勤事以死勞績達於

聰黠光榮被於九原嗟乎公名在文儒間何其重也銘其可辭按
狀公諱烜字明章一字采彰號曉齋遠祖諱璧者元時由江西湖
茫遷湖南之醴陵稱北門李姓爲邑甲族十九傳至臣甫公前明
歲貢生公曾祖廿傳至贊盛公增廣生公祖贊盛公生俊英公以
公貴 贈修職郎如其官配王孺人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生時贈
公夢金色蛇昂其首遂生公異之甫九歲而贈公沒太孺人俾就
塾公質魯而學特勤自念幼孤家劇貧毅然以成名養親爲志成
童後卽訓蒙以資甘旨而焚膏苦吟往往達旦二十五歲入邑庠
冠其軍肄業城南書院旋授徒里門如是積年乃營城東數畝地
奉太孺人以居烝烝色養有欲延致者輒辭曰古人期於菽水盡
歡而已甯取贏餘耶公有兩兄而太孺人惟依公怡然忘老壽至
八十有六而逝公力營喪葬備物盡志不以半緡累兄鄉人稱之

乾隆甲午公舉於鄉四上公車不第丁未部挑二等以教職先用
戊申署嘉禾教諭乙酉選授辰州永綏廳訓導帶教諭銜在職五
載士安其教至乙卯而有苗匪跳梁之事先是貴州猺亂辰州谿
峒謀應之形漸露永綏乾州鳳凰三廳諸猺出入門戶也正月廿
日永綏同知彭公鳳翔副將伊公某往諭撫之而亂已作中創死
賊遂薄城城中惟公及經歷都司三微員相顧失措公奮髯起謂
我等皆受國恩而坐視城危死無以塞責使繕守具皆諾時承
平久民不知兵而營卒不滿百公出所積俸募民夫上城而身與
幼子鸞元自編於行伍覘賊近城則飛礮石斃之而連發火弩碎
其梯賊以是卻會乾州失守而賊益兵結長圍吹脣唱吼勢張甚
公百方堵禦馳使告急輒被掩殺公乃募敢死士賁蠟丸晝夜縋
出得達大帥所大帥疑之曰此賊間耳焉有斗大許城而能堅守

至今者耶既而召使前曰若能馳取李司訓手書來乎其人應曰能踰浹旬而以公書至大帥驚喜檄將軍花連布倍道赴援援至圖始解蓋八十七日矣事聞

天子嘉公勇節賞給五品頂戴以旌其功時花將軍仍還貴州大營賊雖屢劔而寇抄益甚糧路梗吏士守陴無人色公馳稟大府云日來兵民每日給糧三合小口合半如卑職等日食不敢及三合等語大府折簡慰答謂須暑退進軍該廳鎖鑰倚公爲重自四月至七月煮馬革擷草實以濟公拊饑疲吏士日夜戰守賊游兵撞塘伺間無所得以是不敢躡而東公之力居多也是年八月大兵進勦九月而新任同知王君馳入受代相見唏噓公竟以積勞既久未幾感疾數日卒制府畢公撫軍姜公咨會大帥福公以狀列上奉

殊批可惜應加恩部議 贈知府銜

諭賜祭葬

制曰可吁

天子之嘉惠勞臣者不可謂不至而公之報稱 國家者亦可謂無愧矣余自乾隆己丑識公會城旣而同舉甲午鄉試又六載余主講其邑淥江書院與公宅隔一衣帶水公性寡交顧獨睚余暇則賡棹而至每云我平日未嘗過此溪今爲子來也醴俗尙華宮室與服務爲觀美而公惟葺茆屋數椽與諸子讀書其中衣敝補飯粗糲人所不能堪而公傲然不以屑意爲文絕去蹊逕屢屈不以自恚其北上也貧不能具車徒步往返者至再余嘗謂公清介強力足任天下大事今而始驗卒之日永民擗踊巷哭謂公亡我何忍獨生嗚乎公之盡瘁以死聞者無知與不知皆爲感泣而況

永民之共患難者乎假公不死其藉手以報 國恩者未可量也
獨永民哉公配姚恭人諱芷蘭公二十餘未娶聞其賢委禽焉十
九歲歸公事姑王孺人數十年婦節維謹而慷慨支撐垂恤妯娌
以成公孝養之志者尤人所難公性嗜酒恭人饋粥或不給必豫
儲一年麴蘖以資公未嘗匱公好獨酌非好友至不具觴具觴則
必豐腆皆出恭人旨蓄之餘公不問所由來飲啖獻酬極歡而罷
余嘗笑謂公安貧我等分耳君獨得賢助以成其高公亦笑而頷
之恭人隨任永綏逆苗之變公急裝從戎晝夜戒嚴而恭人手調
兵食以襄事按籍分餉咸得其歡心又有城外避難居民數百人
恭人啓公廩給之得全者眾先公一月疾卒公以勤死事而閭中
人與之偕亦僅事也公卒於乾隆六十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申
時距生於雍正二年甲辰十月二十五日卯時享年七十有二恭

人卒於乾隆六十年乙卯八月二十七日未時距生於雍正十二年甲寅某月某日某時言年六十有二子四長鵬元邑庠生騰補縣丞娶何氏次鴻元邑庠生娶蕭氏次鳳元業儒娶夏氏次鸞元軍功議叙吏目聘鍾氏孫五人孫女二人俱幼公遺言偕芥人合厝其邑湖頭塘古壇洲耐王太孺人家次鵬元等卜今六月二十三日下窆焉法當銘銘曰城之孤若金湯位之卑爲保障匪治戎之武畧而報國以文章璘煥片石銘公此藏

案李公以一校官任城守之責相持半年僅一敘其勞而遽卒官聞者無不扼腕歎息相詫爲奇士請卹一疏至上廕

天語以爲可惜想見當時褒忠獎烈之盛典百世下猶增欽感

五賢祠記

代

甯夏郡治之東舊有王公祠蓋祀故監牧司馬王公也饗堂數楹

續以周垣楯級畧具歲時太守以禮修謁於此惜日久傾圯余泣
斯郡議重新之既歲事乃諭諸僚屬擇先世有功水利者得四人
附其主而合食焉額之曰五賢祠云五賢其一爲前明僉事督儲
河西道汪公諱文輝檄之發源進士隆慶間分臬於此先是渠皆
木閘歲修輦名材萬數水溢則漂去所費不貲公建議易木以石
工未竟遷尙寶卿中丞羅公檄僉事解學禮周有光踵成之後遂
衍爲定制而民得省眞薪伐樵之勞者汪公力也次卽王公諱全
臣楚之鍾祥進士以康熙四十七年肇建大清渠袤七十餘里旣
九堡民田一千餘頃民至今思之次則兵部右侍郎通公諱智工
部右侍郎單公諱疇書二公奉

世宗諭旨浚惠農昌潤二渠經始漢托護地方塹原鑄石達於邊
徼溉田三千六百頃有奇歷四年始竣其利尤博次則大理正卿

史公在甲雍正八年奉

命同侍郎通公重修唐來渠改建口道及開壩橋亭數十處舊制
燠然而甯夏之水利始備昔鄴令史起以西門豹不興水利謂非
仁智翟子威決壞鴻隙遂起黃鵠之謠卒之鄴旁獲溉鴻陂旋復
成毀固自有數而其事豈不在人歟朔方自漢武以後渠道世有
增置而鬻穿蟻潰陵谷漫漶藉非二三大吏馳騁沙塞斟校黃流
物土宜而布地利其能沐膏腴勤以有今日乎然則五賢之功何
可忘耶考之禮經法施於民與禦菑捍患者例得有祀月令祈穀
卿士有益於民者皆得雩其於水政則蜡及坊庸而古有勤其官
障大澤以主汾神者其後秦之鄭白南陽之三太守皆以水利見
紀廟食百世此卽五賢之先河也今閱郡志汪公舊祠在漢唐二
壩間湮沒旣久通單二公入祠名宦而不及史公皆闕典也獨王

公有專祠而堦垣侵壞甃藿滿逕識者歎之然則配位明禋升香清闕裨豚燔黍爲民報功菑葉杏花爲民祈福豈非吾太守事哉抑余於五賢備書官闕而設主則仍其世次五賢不以官闕重也其他官蹟不具而但述其大者如此官斯土者或瞻懷椅可以慨然而興矣是爲記

甯夏重修文廟記代

周官以九兩繫民而師儒居其二師以賢儒以道賢者治不肖而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故古者大所視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學宮之制蓋其遺意所以定道統於一尊而爲維持人心風俗之本者自王畿以迄邊郡無以異也甯夏古朔方地中更夫赫連拓跋之暴末遑文事有明成化以後始爲立學以教衛民我朝因之教化浸盛今之郡學文廟則我

皇上發帑之所興修也

恩綸始沛守宰惕息趨事惟恐或後輦鉅石購環材置築地中測圭畧次殿基正位廊廡相屬櫺櫺戢戢礎城窈深經閣垂覽泮池如璧丹垣周夫百堵綽楔表夫中衢下至講堂齋宮名宦之祠學官之舍曠如奧如秩祀有列籩豆有踐凡所以風示邊郡之士民如此其至也歷年既久燥溼不時嘉樹聿新宮牆非故歲甲寅某來守是邦展謁禮成乃顧而喟然曰是有司之責也夫甯固邊鄙民勞則思嚮善爲易昔袁孝立學以化蠻俗鮑君長習鄉射闕里遂銷寇氛故愼其本而無刑之氣已靖矣有明中葉邊備不輯河西編戶藉鎧敵干以捍牧圉而絃誦之日尠焉然而薦紳之士所在多有忠孝節義不絕於世者以其與聞聖人之教故也茲民沐浴太平百有餘年戶習帖經冠蓋相望由此日引月長則教化成

而風俗美有司遵奉憲典宣

上德意孰有大於文廟之修者乎乃以仲秋之望筮日召工匠計千金一以自任經營如其數而戒夏朔二令及尉史以下董成爰始爰謀以訖成事圮者完之欹者植之泐者蝨之呀者翕之齟者櫛之剝者塤之凡板榦之工十之七瓴甓之工十之六宋桷之工十之四黝堊之工十之三鳧治之工十之一工不稽時百廢具舉有嚴有翼頓還舊觀吁自是而偕郡之學者雍容上下堂廡之間相與奉尊彝習簠簋馨管喤几筵肸蠁有不興其嚮學之心者乎獨憾銀川書院浸以湮廢則所以造士之典有未備焉他日又將繼事省成以竟予之志也

衡州新建文昌閣魁星樓記

史記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天官家謂宮者精華所聚之名故

以爲敷文吉占而其星與魁相次秩祀之地同宮異閣所以象其體云自周官重司中司命司祿之祭其後邈有增置我朝文治大盛

皇上親敷睿藻特崇帝君春秋二祀著於禮典海內之士蒸然向風蓋士者四民之首而文其報國之具也一方大吏所以奉宣德意而美風俗者孰有大於此歟觀察史公柘溪以北直名進士來莅衡南四郡州縣已率物無敢干以私而獨優於接士衡治四書院遴有才行者爲之長及其屬部皆然課士以勤咸敬其德而服其化治南故有張桓侯廟公過而詫之謂神歆祀必於典侯之勲績多在巴閬間於衡不當有祠乃召郡士卽其地改建文昌宮其前立魁星樓如近制人喜趨事雕龕飾像神采煥然訖工其賢者醵金捐畝爲俎豆費歲時行禮其閒以稱

天子憲天立教之意以成公風示後學之心將紀諸碑以屬余余曰是一舉而愛人易使之美兼具焉洵可書也然公之爲此豈徒文具而已蓋昔者聖人援天以信斯文聖人之文卽天之文也文者何穀之爲禮樂詩書之器體之爲日用人倫之道道與器合而文在是卽所以希聖事天之實具於此矣故進可以備國家之用而退亦可修其業以傳諸無窮若其爲無質之文以弋一時之聲利爵祿則朝槿之落與頑卉同歸土幸際休明而衡故文獻邦其於文之名實當有能辨之者而豈區區瞻仰之跡哉此公之志也余講學於此熟聞公之治教而於二三君子皆有一日之雅故推本古義以爲言廊楹前治鐵鑑一收銷字紙聞於公公曰是亦不喪天之一事蓋神之所福旣以語余因竝爲之記

遊衡山祝融峯記

予之居帶湘而枕衡弱冠後肄業嶽麓上舍麓衡之趾也邇從書記衡郡直回鴈峯下歲必登焉回鴈衡之首也而自湘泝衡五百餘里乘流上下則所謂望衡九面者又歷歷目遊之余固非無得於茲山者也顧衡山橫絕南紀而祝融居中最高左右諸峯而兼有其勝有望日望月二臺而初日之景尤瑗璋予固山中人循趾及首覲面而失之可謂有得於茲山者乎嘉慶壬戌居停觀察史公柘溪巡視嶽廟歸語以狀乃決意遊焉於時高蟬咽露商飈徐起爰攜兒子鴻斐鴻渠買棹江潯以首秋十三日遄發十四日抵嶽市料理肩輿詰朝造焉且憩且行萬山如揖是夕宿上封寺鐘定雨止延月於西嶺又明日僧導出扉陟巉巖日已高有廟巋然若漁艇上蟄鐵瓦石四壁立稍前亭四楹亦皆石欄楯燐燁懸薄萬仞盡視融峯頂也皮杖振衣風謖謖然側足下視而不見其衷

決皆鳥外而不知其所止少選雲氣一縷起屢下倏忽合杳如立
薄紗中相與入廟拾松實支頤以俟又未幾日穿隙有光一蒼石
竄臥峯背莫知其尋丈循以返於上封之後圓泉冽草幽不風而
馥子乃嘆元氣翕張之妙莫盛於此其他所見不具焉惟山之曉
氣多陰少霽故是日遂不克登臺而觀所謂日出者予惟至此之
難而以未獲盡觀爲歉顧謂山僧是可待而觀乎僧曰夫將與造
物者遊造物無待也遊亦無待也兩相遭於泊然而不知所以然
今子智慮未絕於心風塵未絕於迹且不能待也又焉能無待子
曰有是哉子以造物爲無待者幻也以遊亦無待者玩也崇幻者
墮實積玩者怡心是子所以棄於浮屠也今以一日之積言之朝
夕中昃晷剖刻分以爲人事興作起居之節何者之爲幻而何者
之可玩乎以爲幻耶則一時一事之成毀不可意而推何況於太

廬以爲可玩耶則山中之浮光伏景猿鳥麋鹿皆將玩焉而子之無待恐無以加於一物且夫觀日出者莫近於海隅正日晷者莫中於陽城君子其將拊髀雀躍以從事乎抑修其人事之至實而有不暇於此也僧徹罔自失子亦辭而去嗟乎彼二氏者之遺外人事而習爲河漢無極以詫於人人是何足與言然其取於造物者甚廉其避遠禍害者亦甚智以視夫熱中榮利而有累於人卒亦自戕其生者相去較然矣故君子有時引之以激末俗或者慕其頽放而反以迂聖賢之說則豈不惑哉昔朱張兩夫子之遊於此也叙記其所爲詩而申以玩物喪志之戒君子之隨時檢制其心如此子五十解組自念無以效於國猶當有以效之於身榮利吾謝之山水吾姑寄焉今日之遊遇諸外而無所膠返諸心而有以自考是又予之所得於茲山者而非徒向時聞見之迹也棹既

返舉斯義以示兩兒因命書之以爲記嘉慶七年秋月

鄭節母傳

邑人鄭宏玉之母以節著乾隆四十一年奉

旨旌其門宏玉善於予以家傳請故稱曰鄭氏之節母云母姓某十七歲歸邑故儒某逾年而寡母鞠遺腹子至於有立即宏玉也宏玉免於襁褓母負之歸甯其父母憫其少而貧商度於舅姑欲奪其志母覺之遽引刀截左手食指以自矢血涔涔襟襖閒於時宗黨皆愕然而母亦用是茹荼苦奉盤匱淺深支吾以卒踐其志母知書達大義今六十餘嘗爲其孫講誦初生宏玉母自名之而字曰匪石宏玉長母呼而告之曰若知我字若之意乎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我所以志也

論曰南霽雲談笑而應睢陽之死雍容可掬吾謂其齧指以示賀

蘭時其立志固已較然矣明建文金川之變有約其友以殉難者其友瞞之遽反曰是無能爲也彼一豕之不割乃肯自殘其肢體耶一時傳以爲笑凡忠孝節烈之事率成於一斷若母者可謂能決矣

槐塘先生傳

予之先人與君族同出江西旣系籍兩邑源遠益分支派遂不可合然衡宇相望僅二十里許予入省門必道君宅乾隆丁亥予偕仲弟澍甫肄業嶽麓識君講院中予年差少兄事君時相就切劘其後散歸予歲歲過君君必命孺人作數日供具子姪環侍如家人禮君過予亦如之子自維平生交久且篤者莫如君彈指三十餘年君遂歿而予亦頽然老矣君歿後五載而君之子俊卿校族譜視君手澤款款蓋譜亦君存時所撰述也俊卿因是乞余爲傳

附諸家乘之次以紆其悲子爲就所知者書以與之君諱輔字鳴世號槐塘考福菴公有隱德生子五人君居季而憐惜特甚就塾時屬師簡其程督而君夙慧日常倍之下筆繩繩千言不休弱冠以文受知學使秀水鄭公補郡弟子員未幾食餼於庠每試輒冠其曹而累滯於大比至五十六歲始循年貢入成均謝免諸生籍而已六十歲卒子與君相從嶽麓時方富盛慨然欲有所樹立而隱規其志趣之同者於時醴陵鄆方亭君邑人楊道園永綏胡樸園新化孫石溪先後集一見訂交而齒湜甫末行爲七子社社日輾方亭舍中先說經而次質其所爲詩古文辭批抉往復窮乙夜乃已獨謂制義非古而數壞於科舉之習非有所得戒勿爲爲之必以日力之餘其義法則宗前明以爲一涉筆卽心靈之所棲託而不敢苟以悅人也以是見駭於同舍生嘖嘖非笑之及出而應

舉果躋又數年則舉於鄉貢於學使者相望而子幸再得於禮部
不得者獨君與方亭耳豈非其命與然君之學自是乃益進於古
視予趙趙薄宦以失故行者未知其孰得而孰失也君天性孝友
哭福菴公口咯咯血出後遂常有此證太孺人喪子唁諸其次涉
旬見羸形乾隆戊子鄉試君兄三人走百里爲治辦場具而是時
君伯兄某幾六十其友愛君如此卽君可知矣孺人吳先君歿君
掃室獨處偕子孫治經史而能以善及人族故有祠子姓辨訟上
於族長則啟祠而聽有過行扑雖尊親不貸故百年來鮮犯於有
司君之爲族長也嘗先事而激之以恥訟遂稀族人畏家法之嚴
而尤樂君之寬謂得法外意其於閭里玩愒之俗間有所激勸亦
爲之止有王彥方許子將遭風君以文學知名而內行修飭教於
家以及其鄉人其於應天下之務沛然有餘而施不及遠故吾追

念昔遊而終以不與科目爲憾俊卿與兄之鑑同入邑庠之瀚業
儒皆傳君學其系屬卒葬詳於譜者不復具相陰同宗弟錫溥

傅貞女傳

傅貞女者邑人傅昌遠女而字於任邑人以其未爲婦而完婦節
也咸稱曰貞女云女生時母黃氏夢芳蘭盛開及覺猶有餘香遂
生貞女名之曰芳蘭方毀齒耳塾子讀書卽成誦父授以女誠孝
經通大義尤勤女事念父母貧弟幼緝箴以佐饔飧而性端靜寡
言笑故卒以貞著年十八昏有期矣而任氏子孔紹遘疾暴亡貞
女聞訃欲哭臨父母止之不可與俱往則號噉見舅姑請服斬舅
姑感而許之貞女乃出所刺繡焚於屍側哭曰我傅氏芳蘭以此
充夫子冥佩他日泉下相見無忘也而起持其姑曰兒不敢死願終
事二人乃大慟聞者淚亦涔涔下也自是女居任氏十七年孝養

無聞而常搢淚巾袖聞知者奇其節而憐之某年女之父母病瘥女白舅姑歸侍二十餘晝夜其父母愈而女竟以是致疾女故孱弱病轉憊自分不可起乃遣弟速舅姑來與之訣曰兒不得終孝矣兒死必葬洋沙祖山之原以成兒志洋沙祖山者任氏子冢塋也言訖哽噎而絕時年三十有五

論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爲已事夫者言也禮未三月廟見卽謂之不成婦又云婚有期日壻死女弔歸而釋服不禁其再醮也蓋聖人之制嚴於婦而寬於女非謂女不當貞以其貞爲尤難也聖人不強人以難有能爲其難者反不貴乎吾故於傳貞女悲其志又以嘆天下節烈之事未有不自爲其難者也

同邑拔貢生晏臣鯁作傳貞女傳公采其意成是篇公批晏作後云誌傳尙謹嚴細取唐宋八家明之歸震川本朝方望溪文

深觀諦視自得津筏凡作此種文用意立格造句俱須有來歷
又批晏作云後路引用黃陵斑竹等句禮記舜崩蒼梧乃漢儒
附會語黃陵斑竹皆由此起也先儒辨之詳矣惟作詩可隨時
摘撫卻不可混入古文而節義事尤典則之言視他文更宜謹
嚴也卽有此事舜三十徵庸已娶二女舜崩一百一十歲計二
女此時已近百歲以此爲貞女聞風之所自起可謂儼不於倫
且古人爲節婦作傳無一字不著實且必引經據典以著其行
之不刊不似時文搖曳生姿也

黃越生傳

黃君越生者邑隱士自其先世居治東北六十里之望塔洞君少
有學行恬退不仕以林泉自娛家豐於財而君好施予信因果之
說有達摩山者故招提也歷久廟圯君見之慨然曰昔祇陀太子

捐田園八十頃爲法王精舍余何惜篋中餘貲不爲祖師一光其金珎也因修達摩遺像一座踰年復倡同志修殿宇及沙門而廟制以成癸巳歲歉閭左富室緣以爲利君獨出其廩粟假貸貧民數日而盡家僕某者性好黠乘閒竊貲財並田宅契券以逃捕得之君第命還契券遣歸餘一無所問其好行已德類如此平居治家務儉接人恂恂謙謹其與人言也旁及於果報以相激勸以故無識不識皆稱爲長者云年八十四以卒

論曰無爲之說以責賢人有爲之說以勉中人此其言誠然予觀世之擁泉布饜梁肉者粟紅貫朽而絲粒之惠不以分人然則雖有仁義道德不足以動其心矣此釋氏果報之說所以補乎名教也如黃君者以之砥礪末俗曷可少哉

先大父行略

先大父行狀先府君手書成帙屬橐未就沒時授不孝錫溥曰若
幼而侍大父若之知大父者深矣今以是畀若若其勉之錫溥泣
諾而退其後錫溥旅食奔走旋宦朔方六載簿領昏濁不克竟先
府君之志歸而授徒里閭檢篋中所存先府君遺橐附以鄙心所
私識者輯爲先大父行略嗚呼先大父之歿距今且四十年距先
府君之歿亦已十有六年矣始克爲之廢命曠日內疚滋重抑猶
能粗舉一二俾後人有述也先大父周公諱三璉字商彝號玉川
前代詳家傳先曾祖諱政鼎遭明季亂不仕配袁太孺人生子四
外撫一子公其季也故行五公生八歲而曾祖母以疾卒哀毀如
成人曾祖考憐而撫之曰兒使予悲自是哭輒不令曾祖考見見
卽輟哭族黨皆異之曾祖考易簀之歲臥牀褥十旬公時未及冠
晝夜侍目不及交睫曾祖考思食生梨邨舍固無有公一日馳百

餘里市而歸抵夕過低秀嶺寒霧如織拔鹿籬開巨楸捉而趨行
忽一物如牛牛狀極獮當道臥卽揮楸擊之黑氣四裂聲震如山
崩遂不見後有過者見血跡竟不知何怪而公是時昂然無所懼
者志壹而氣盛故也曾祖考歿公終喪不御酒肉其後值兩忌日
冥壽日必哭奠盡哀旣塋猶作孺子啼兒孫皆目見之曾祖父母
合葬官山祖塋之左形家皆言不吉會家殤七丁僉謀改卜啟殯
宮則樹根滿焉乃淺瘞之以俟事久不決公曰豈非以其費繁而
地未可必得耶顧遺骸安忍暴露請獨任之乃禮聘江右地師橐
糧繫屨從馳湖湘間自康熙己丑戒事實以甲午季秋月改扞曾
祖父母於袁家山之陽竟六載費纍纍不可校公假貸以濟不以
累伯祖而大母黽勉治具積勤作勞亦無一言及於妣氏人以爲
難平時所得館穀常爲伯祖代匱而教四伯祖一子衣服飲食與

府君齊孝友之性皆此類也先曾外祖朱公天任生一子早夭遺孤孫二正倫正典爲錫溥表叔行曾外祖屬繼時以屬公公垂涕許之時曾外祖家頗豐遺孤弱奸人爭欲甘心下至僕婢皆懷叵測公盡棄家事而身往治其家釐其田畝園廬租賃之籍與其出入之常數肌分理晰無毫髮私內外服其公而懷其德一日用稻租易銀百餘兩夜被竊去公呈官緝捕忽有爲飛謗上聞者公固不知遠近喧傳禍莫測也府君走告公公曰事已如此禍將焉避然吾挈赤心撫數歲孤若外祖詎無靈乎既就辨公抗言不撓官故邑侯徐公梁棟由翰林外補有人倫鑒以目視公良久慨然曰吾具知公苦心將爲公捕賊賊過重卽已公賢者不受誣然非時日可竟奈何公請搜捕造謗人賊可得未幾果售伏公寓朱宅十五載葬其三喪教其兩孤爲娶婦而爲其一納監嫁其孤女二人

增置田宅數處視兩孤有立而後歸歸時未嘗取朱氏毛髮以自潤柴扉蔬食恬如也至今邑中言公撫孤時事皆若身受其德者公性謙厚未嘗以意氣加人獨勇於義所識逆旅主人年老一子娶婦矣一日過之室戶闐然而老人親執爨訊其子泣然曰乃者歲荒鬻之矣復問其婦對如初公爲歔歔退而謀所以贖之者告諸同志醵金如所受之數則贖其子還有豪右者買其婦爲婢請贖不可則倍其金不可乃直諸官卒還其婦又聞故老稱我大父爲人贖子者二救夫婦離者七蓋有見孫所不及知而他人能道之者晚年埽軌家居爲條約教族中子姓至今守之又爲人說善惡感應使自相激勸鄉有義舉必隨力捐給以倡其餘乞丐到門溢米壺漿無不立應也曰我之波及若者幾何而令久待乎仁於物鷄豚未嘗妄殺見鬻蝦蟆者買而放之曰吾不忍其聚殲遊憩

時見蟲蟻生草不踐或謂此近佛戒公曰啟蟄不殺方長不折非
聖賢語耶禁捕鳥鵲羅者不敢近舍旁鄉鄰化之皆曰善人善人
相戒無爲谿刻狼戾之行以聞於公訟者亦少衰止論者比於王
彥方司馬少賓云公早年舉子不育四十一歲始生府君六十五
歲始生孫男錫溥親授以書錫溥入邑庠公年八十猶及見之初
公以文受知郡守馬公薦於學使奉祀濂溪爲諸生旋舉科舉業
以文史自娛錫溥讀書作文之法實公教之歿之前一日口占悠
久所以成物也題文不移晷而就而是歲春正試筆詩云兒孫相
望景崢嶸著我青筇九節橫晚景得春猶煦育心田與日並光明
觀者信爲有德之言平生所著詩文頗多而以行掩也尤洞精物
理嘗言某年行山中夜有物如匹帛當其前從者反走公咄啐一
聲卽滅因以教錫溥曰凡人畏鬼神氣索耳君子不以聲色伐性

故膚革常充不以冥冥墮行則精爽皆實鬼之虛幻何所施其技
乎過蔬圃見落葉覆地俯而剔之忽一巨蛇緣手起公舉袖伸臂
蛇遶三匝徐解去或問公何以無怖公曰心悸手動將爲所噬吾
故令其自馴御惡人猶是矣然當時聞者幾於談虎色變徐悟其
理皆以爲不及也暇日聞此二事以見公之膽識非出而不能有
爲者惜童穉時未能廣摭所聞記憶纔一二焉公元配大母楊嬀
後暴卒繼配大母朱少公十歲終身實敬公之善行與有助云公
生於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二日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
日享壽八十有二大母朱前公二年卒子一卽先府君也孫男四
錫溥乾隆甲午舉人乙未進士原任甘肅甯夏府甯朔縣知縣錫
渭乾隆甲午舉人試用知縣錫澍早卒錫沅候補縣丞孫女二人
公歿後至今有曾孫男女十七人元孫男女五人嘉慶五年九月

某日孫男錫溥述

先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我府君竟逝耶不孝錫溥錫渭錫沅自傷迷謬侍疾無狀忽忽罹此大故心肝摧裂不能自比於人而眩瞶之中尙存殘喘因念府君生平之植品敦行所爲宜於父母信於鄉邦貽於孫子者秉粹含懿足以紹舊德而昭來許不孝等須臾未死而忍不言耶府君姓周氏諱垂世字卜年號鶴汀先代元公濂溪官南康移家廬山蓮花峯下子元翁繼爲吉州司法支裔半居江右遠祖諱應通者前明洪武閒由南昌遷居湖南長沙府湘陰之山陂衝十一傳而至我先大父諱三璉配我先大母朱太孺人行詳家傳大父四舉丈夫子不育禱於墓踰月朱太孺人夢有冠冕導從者遙謂曰余爲爾祖以阿五善行聞於帝明年六月當有徵及期而

府君生大父時年四十有一矣阿五大父行也府君弱不好弄及授書明悟出其儕偶時大父受曾外祖朱公天任之屬撫其孤孫家居日少而遭府君就傅於外垂弱冠業不進太母訶之曰某與若齊年生今入泮吾非以一子故姑息奈何坐廢使詩書之澤塗地乎言未畢府君起自責從師五十里外邑東之范家坪萬綠菴等處累八寒暑再從伯孔憲從江上來艤舟過訪府君方膝坐危吟篝燈牆壁間驚起曰兄何夜分至此伯亦驚歎知其未寢也走白大父大父騰書切責之謝曰兒偶然耳不知其攻苦達旦以爲常乾隆十四年以文受知學使夏醴谷先生有氣體高古之目補郡弟子員歸謝大母兒立志不早也大母喜爲加餐其他養志類如此明年大中丞開公試書院肄業士拔置府君冠軍自是居嶽麓三載心念大父母春秋高乃歸授徒里門資脩脯之入以供甘

旨二十五年夏不孝錫溥入邑庠與府君同赴鄉闈試甫竣而府君遽促裝曰吾乃者心忡忡若大父母得母有不適乎及歸大母果病嗽馴致不起人比之噬指心動云先大母小祥之歲府君夢有拊其背者曰子且有重憂悸而寤時大父年八十餘故健無疾府君詫其夢將筮之宿齋扃戶私念若探得十年乃字者又得十年人子之樂矣旣而悔之曰明年歲在壬午支屬馬而父象爲乘馬班如庸可筮此詰旦揲蓍竟得屯之節乃大感走羣望跡幾徧明年臘將半矣府君私喜謂不孝錫溥曰吾一載目不交睫今其免夫盡臘前七日而大父竟以無疾終雖數有前定然足見府君之純於孝也府君存心忠恕未嘗與人忤人敬其德而服其言曰公長者必不欺我鄉有族死者家人跡至其處將興訟牒具矣會府君以事入城召而諭之曰屍有傷乎曰無彼處有怨家乎抑有

小勃篋事聞於耳乎曰無然則以何辭曰訟地主耳府君曰卽如是當坐誣且重累死者而讓其旁慙慙者曰此何事而於中牟利嚴明吏肯貸汝乎某情得訟遂止一日聞傳某處將坑人問之竊賊也府君不俟駕而往訶之曰於律竊賊無死法謀故殺人立寘重典若皆有身家奈何自取駢誅爲眾悚息命縛送有司而罷凡以理開解人類如此三十七年邑議修文廟舉府君督理府君詣前邑侯蒼梧李公自陳非殷實家不足任侯曰邑人士皆謂公可豈謂公錢刀足倚哉誠得公之端慙以重其選則費可無徵令而俱集強起之舊例督修者酒食僕馬得從公費開銷而府君與宋二丈中甫黃四丈立常皆就家舂糧以從事一銖一粒不仰於公工料採辦務綜名實籍註羅羅如掌絃人以是服其無私其改建迎秀門也爲邑鎖鑰重地府君恐不時閉則有姦人蘖芽其間躬

親巡邏披星達旦其篤慎如此甲辰今邑侯李公議立考棚而於城東北各建一塔以培風水首簡府君主其事適不孝錫溥主講邑中仰高書院以府君老疾辭侯謂戒事之始非老成宿望無以厭眾心試來而徐聽去留耳府君乃肩輿馳謁退與諸君子商度便宜彌月乃歸經今一載餘文星塔落成而諸役未竣府君病劇時猶喃喃念此足見府君之勇於義也自先大父以儒素起家恆產三十餘畝裁給衣食府君躬履儉約獨喜濟人之困隨力施予出於至誠四十三年大旱饑時不孝錫溥錫渭從事湖北學使洪素人先生幕中預支兩載脩金以資府君府君輒散於族嫗之貧者又日爲糜數釜徧食餓者釜盡而家人啼饑府君且笑且憐之曰明日與爾飽餐卒不得飽既而乞者增倍亦倍其釜而瓶粟告罄矣其明年夏斗米錢四百典衣質產幾盡秋杪不孝錫溥錫渭

南旋聞之錯愕請於府君天下有舍已而從人者乎府君曰我家
幸有衣物可質彼無可質者將若何忍立而視其死耶不孝等唯
唯退不敢復言然每當乏匱不無墮甑之悔起視府君夷然若無
事者乃大慚服以此見府君之厚於仁也不孝等愚不足以知府
君而竊擬議是三者如此府君爲文規撫思曠以神味爲宗而乾
隆丙子以後頗崇儷體故累試不售大父母既沒府君卽絕意科
名曰吾少不能顯親老焉用此不孝錫溥十二歲前受學大父後
遂受學府君府君命先讀六經三史五子之言而後及於時藝又
嘗舉裴守約士先器識之語以教不孝等視瞻舉止小有輕脫卽
加譴訶故不孝等稍能自立以肩隨縉紳閒者皆府君之教也甲
午不孝錫溥錫渭同舉於鄉乙未錫溥成進士府君喜且太息曰
兒今許國矣然他日熱鬧場中當思所學何事無務躁進不孝等

跪而書紳竊念府君蘊德韶光當有遐壽或可仰希升斗以遂烏私四十九年春不孝錫溥奉部截取以府君疾輟行荏苒兩週竟邁大故感愴遺言汗浹淚流彼蒼者謂之何哉府君舊有胸膈之證去春增劇服餌稍痊可而步履嫠嫠然不孝等竊視震慄而府君自謂無苦晝日挈諸孫遊憩舍前與族人款語移時未嘗一仰牀褥本年秋冬閒病肺特甚數易醫無效彌留時諭以敦孝悌盡雍睦在家思勤在官思職無一語及田宅瑣事而俗有時日空亡之思乃命安枕以俟視之氣息若絲而心精炯炯也嗚呼慟哉府君生平不喜立名故不孝等所述皆彰彰可見者其他概不敢妄綴以存我府君質行之真府君配我母蔣太孺人故邑庠生蔣公諱常桂之季女也先外祖與先大父以文行相慕悅而太孺人之生僅後府君一日遂訂姻焉太孺人年十八歸府君生不孝兄

弟四人不孝錫溥稍長及見太孺人之所以事大父母而大父母之所以安於太孺人之養者府君授徒里門距家遠歲省不過五六侍養之節一委諸太孺人太孺人晨起必先問大父母安否而後及家事餐太父母必精膳中廚別設小甌一釜一銚一清資盤瑣數事樽壺貳之伺大父母食飲時肅炊以待常食必具重肉不得則代以腊物羹臠之屬醢必宿釀酒必舊醞蔬菜則擷其甲之鮮且穉者烹而奉之務當大父母之意而後已不孝錫溥婦龍娶歸甫及笄太孺人命主饔爨而穀菽烹燂之宜不以假手戒之曰若侍兩大人旦晚當掖而起掖而就枕有命勿怠以故大父母忘其老房闔閒未嘗有阿叱訢諄之聲以聞於大父母自衣紉補十餘年不更製而衣大父母必新溫府君以是仗之大父母相繼沒屬纊時皆口稱新婦賢願若子孫若若孝敬也時不孝錫溥年已

長所以知我母之孝者如是二十九年春府君夢大母遶牀泣叩之不言覺而私謂不孝錫溥曰爾母其亡夫不孝錫溥請其故府君曰此不難知若大母之愛若母甚於愛子而若母應今夏分娩是以不祥告我也不孝錫溥筮之得復之象府君歎曰夢協矣人死骨肉歸於土曰復招魂亦曰復又復與服音相近卦體姤貞復悔反女之壯爲母之終卦象馬從與柳嬰輓也躁而競風木撼也父母上變男女下伏凶吉相反也七日乃其時乎太孺人體素強是年五月產女弟失之三日起擲沐血因風鬱癰結胸脾間醫者妄投補劑竟以昏證卒實六月七日也嗚呼慟哉太孺人沒後九閏月而府君始爲大父行禪祭顧瞻几筵謂不孝錫溥曰此都不似若母在時所辦治者則悲不自勝其後府君娶繼母任然舊追念太孺人屢爲不孝兄弟言之淒然有縑素難同之感蓋府君嚴

於家範雖太孺人之賢未嘗一言假借而歿後之思乃如此不孝
錫溥幼爲大父母所鍾愛寢食與俱大父母旣沒太孺人常以甘
脆見哺不孝錫溥視太孺人方飯蔬不忍食太孺人曰若爲大父
母孀養慣亦以資若讀書勤苦耳嗚呼慟哉不孝錫溥所以受太
孺人之眷者如此其至而竟不能伸人子一日之養乎太孺人沒
時不孝錫溥始冠不孝錫渭十四歲不孝錫沅七歲何禍之酷也
距今二十二年淚光瑩瑩猶在苫席而重遭府君之慟心魂嗒然
又念太孺人捐棄最早而穆行不彰以重不孝等之罪謹執筆飲
泣彷彿其賢孝慈愛之萬一以附諸府君行狀之後據苫搶地意
掉魂迷慟可言耶府君生於康熙六十年六月十一日卒於乾隆
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 例贈文林郎太孺人
生於康熙六十年六月十二日卒於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

享年四十有四 例贈孺人子男四人長不孝錫溥乾隆甲午舉人乙未進士截取知縣次不孝錫渭乾隆甲午舉人揀選知縣次不孝錫澍先府君卒次不孝錫沅女長適劉仁鐸次適陳覺是孫男鴻棠鴻桀鴻槃鴻采鴻斐鴻渠孫女五具列於右惟冀當代之立言大人先生錫以彤管用發幽光子子孫孫感且不朽